



SIDDHARTHA'S
INTENT

《大乘庄严经论》 一至三品

宗萨钦哲仁波切

时间：2017年3月

地点：新加坡

翻译：西游译文

© 悉达多本愿会版权所有

本文版权属悉达多本愿会所有。读者仅可为个人学习之目的而复制、保存。
除非取得悉达多本愿会的正式授权，不得以营利或非营利的目的，复制、印刷、
出版、翻译或制作衍生作品（例如录制有声读物）。



SIDDHARTHA'S INTENT

内容

第一讲	5
前言	5
了义与不了义教法	6
不使用安立胜义谛的工具分析世俗谛	8
实相	8
不逐偈讲解	9
题名	9
宏伟见地	9
一、缘起品	12
菩萨行	13
佛法的丰富性	13
菩萨种姓	15
第二讲	19
声闻乘是根本	19
大乘的宏伟见地和发心	20
接受大乘能带来大利益	21
时长、艰难、苦行都是幻觉	23
第三讲	26
二、证成大乘品	26



SIDDHARTHA'S INTENT

实相	26
不同听众	29
大乘是佛所说	33
问答	36
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	40
第四讲	43
从智慧、见地的角度理解佛教	43
忍受空性	46
问答	49
第五讲	56
善知识	56
福德	57
实修方式	57
无量的态度	59
问答	61
第六讲	64
轮回是持续性的迷妄	64
视作整体、恒常的迷妄	65
关于性别的迷妄	66
大乘是佛的教法	68



SIDDHARTHA'S INTENT

弥勒传承与龙树传承	68
三、皈依品	72
大乘的皈依	73
问答	76
第七讲	85
皈依是接受实相	85
大乘皈依以福慧二资粮作庄严	86
大乘悲心根植于对空性的理解	89
大乘皈依与声闻皈依不同	90
问答	93
第八讲	97
大乘皈依是果的皈依	97
仪式会有帮助	98
皈依要结合空性见地	98



SIDDHARTHA'S INTENT

第一讲

前言

我假定有两种人在听这门课：一种是已经相当熟知佛法，因此也熟悉佛教术语和细微含义的人；另一些人则可能刚开始学习不久，或者只是出于好奇心而在这里。对我来说，要同时向这两种人讲解，有些困难。

这是一部经典的佛教教文。不知如何地，我竟然决定讲这部教文。我必须告诉你们，今年无法讲完这部论典，这可能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当然，所有的佛教教法都很深奥，但这部论典不仅深奥，而且十分广大。对一直盛行于中、日、韩等佛教国家的大乘佛教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教文。

开始讲解此文之前，我想先谈一下如何学习这部论典。这相当重要，而且一直都是个挑战。首先，语言永远是模糊的——人类的语言绝不完整，没有语言足以做真正的表述。此外，就历史而言，佛陀的教法可说是来自印度，因此原本教学的语言是巴利语或梵语，而翻译成汉文、藏文或其他语文时，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说，有很多东西丢失了——但也许没有，不一定如此，因为我们应该永远记得过去的伟大译师们是非常特殊的人士。我毫不怀疑这些过去的伟大译师们已经确实设法彰显原义，但是有很多表达上、逻辑上的习惯总是会有些差异，比如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当然现在还有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都会有所不同。



SIDDHARTHA'S INTENT

了义与不了义教法

我可以举个好例子，这其实是个重要的例子，而且不只是个例子，这是你们必须知道的，我希望真心想要研读大乘经典的人能够注意这一点。比方说，当你学习科学、经济、数学的时候，所教的一切内容都被认为和期望是——用印度人的方式来说——究竟的，它们全都被认为是究竟真理。事实上，按西方的学习方式，无论是哲学、科技或任何一门学问，并不会区分它们是相对的还是究竟的。我想我必须对此作更多解释。

大乘佛教中有一个重要的评述：佛从未传授任何教法就只是因为他通晓那个主题；佛陀讲法不是为了展示学识，而是出于悲心，所以才传授了那所有的教法。这是非常深奥的评语，其真正含义是：佛陀讲法时，有些教法并非他真正想要表达的。佛教导的很多教法都不是他真正的意思，但是有些教法是他真正想说的。举例来说，母亲给难以入睡的孩子讲灰姑娘之类的睡前故事时，那故事并非母亲真正的意旨，母亲知道灰姑娘从来不存在，关于灰姑娘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但目的是孩子必须入睡，于是母亲编造出这个故事、编造出关于灰姑娘的各种情节，最终孩子入睡，那才是目标。有很多佛陀教法都像那样。在这个情况中，你我就像孩子，但佛陀的心愿不是让我们入睡，而是意图唤醒我们。并非所有人都能咀嚼和咽下真正的实相，于是佛陀编造出各种故事——许许多多的灰姑娘教法，基本上就是这样。

如果你问我：哪些教法是佛陀传授了但却并非他真正的意思，而有点像是他编造出来的？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那么听好：全部都是！轮回、涅槃、恶、善、不杀生、布施、禅定、三摩地等概念，这些全都属于灰姑娘部门。知道这一点很重要，这些全都是。



SIDDHARTHA'S INTENT

那么他的教法中，哪些才是他真正的意思呢？《金刚经》，无眼、无鼻、无这、无那，或者《心经》、《般若经》，那才是佛陀真正要说的意思。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必须做好准备，才能在接下来的几堂课真正学习这部教文。

例如，西方科学家谈论大爆炸的时候，像是史蒂芬·霍金从来不会说“在相对上，大爆炸是存在的”，他们不用相对或究竟等词语。四加四等于八，我想他们认为那是究竟的，他们假定那是绝对的。几乎所有关于经济、科学、政治等等，无论什么学问，几乎总是如此。从古印度人的思维方式来说，这些西方人是在指出有某个绝对的东西，但是在佛教中并非如此。请你们务必让自己真正准备好听闻这一点：并非所有教法都是佛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有许多教法是因为悲心而宣说，为了诱导、引导、循序渐进地教导而说。像是“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调伏你的心，要温和”这些都是灰姑娘式教法，因为在究竟上，佛并不相信善恶或道德、不道德——必须超越这些。记得吗？无鼻、无眼，什么都没有！你必须超越所有这些。

为了研习《大乘庄严经论》这类教文，这是你必须熟悉的细微区别，因为我们学习佛法时，总是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而这是其中一个挑战：我们学习、阅读灰姑娘教法，却误以为那是胜义谛、是究竟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真的经常把学生搞迷糊。在开始讲这部论典之前，这是我希望各位要有的一个准备。



SIDDHARTHA'S INTENT

不使用安立胜义谛的工具分析世俗谛

要做的准备很多，恐怕得一一讨论。这是困难的一项，这有点难，但是我会不断重复，因此如果你现在无法理解，不要沮丧，随着时间过去，你会开始掌握其要义。

首先举个例子：你看见一道美丽的彩虹，假设你想和彩虹来个自拍，你会怎么做？不走近彩虹，不靠近彩虹，因为一旦走近，就无法自拍，因为一旦走近，彩虹就不见了。彩虹的美丽画面，部分在于必须有点距离，并且有些朦胧，要有距离和一点模糊感。“多么美丽的彩虹啊！”你停留在这里，然后自拍，对吧？同样道理，如果你想：“哇，多么美的彩虹！我想真正看见这道彩虹的样子，我想知道这道彩虹的成分。”如果带着这种分析性思维走近彩虹，彩虹消失，荡然无存。不只彩虹，海市蜃楼、沙漠绿洲，全都如此。同理，你会在很多佛学研究中找到某些用于发现究竟真理、用于安立胜义谛的工具，你不能把这种分析系统用在世俗谛上。如果把这种分析系统用于世俗谛，世俗谛的特质或者状态就会崩溃，正如我们一直在谈的彩虹。这是一个细微的区别，是你必须熟悉的一种习惯。

实相

你必须熟悉的还有几项。事实上，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佛教术语。我们将会经常使用诸如“实相”等术语，因为根本上佛法是关于实相，因此我们会经常谈到实相。我们在这部教文的课程中，必须对“实相”的意义达成某种共识。在佛教中，“实相”是独立、非造作、非捏造的，不依赖某个事物，基本



SIDDHARTHA'S INTENT

上就是独立的；而且是恒常的——它不会改变，它应该是不变异的。我们说的“实相”是指那样的状态。在我们学习这部教文的时候，我会反复谈到这些。

不逐偈讲解

在开始讲这部教文之前，我必须先说几件事。讲解这部《大乘庄严经论》绝对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我不打算逐偈详细讲解，因为那样太浩大，而且可能过于枯燥，你们或许会迷失在各种细节之中。

题名

这是弥勒菩萨传授给无著的一部教文。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用“撰写”这个词。佛经是由佛陀所教授的，*sūtra*（经）是梵文，实际上是指佛的教言。而我们正在学的这部不是经，是 *śāstra*（论）。梵文 *śāstra* 的意思是释论，通常是由学者、圣者或成就者所撰写。弥勒是佛最伟大的弟子之一，事实上他被称作“未来佛”。这部教文，如标题所述，有如大乘佛经的严饰（大乘经庄严）。

宏伟见地

今晚我会在“玛哈雅纳”（大乘）这个词上花点时间。梵文“雅纳”的意思是车乘或方法、手段，“玛哈”的意思是伟大，所以“玛哈雅纳”是“伟大、宏伟的车乘”。是什么使得这个特定法门宏伟或伟大？从根本而言，是见地令这条



SIDDHARTHA'S INTENT

法道宏伟。这里说的是何种见地？是宏伟的见地，没有任何分别，没有任何极端，离于极端，离于分别。

举例而言，当我们谈到法道的时候，同时在谈论一个终点，而且也在谈论道上的修行人。对于道上的修行人而言，有道的开始阶段——即步入法道、开始这条道途的阶段，然后走在道上，最后结束这条道。用佛教术语来说，即是带你离开轮回或诸苦流转并一路通往涅槃寂静与圆满解脱之道。于是我们马上在谈从坏到好的种种分别，这就不是宏伟的见地，因为大乘其实并不相信有一个真实独立、实体或外在的轮回存在着。因为没有真实存在的苦或轮回，也就没有真实存在的解脱。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是类似做噩梦：当你平静地睡在床上时，你的身体在睡觉，而你在做噩梦。甚至当你在做噩梦时，无论噩梦的主题是什么，比如一条毒蛇正在咬你，那并没有真正发生，即使在你做梦时也没有发生。但是由于睡觉、你最近碰到一条剧毒的蛇等因缘，于是你经历噩梦。但是无论你梦到什么、梦中发生什么，都没有真正发生，因此当你从噩梦中醒来，并非真的从梦到的任何事物中得到解脱。没有毒蛇，你梦中经历的一切都不存在，因此你怎么可能真正获得一个真实存在的解脱？这是关于大乘宏伟见地的一个例子。

因为这种宏伟的见地，于是也会谈论宏伟的发心。所以你会注意到，在大乘中，我们会说“令一切有情解脱”——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你用二元方式思考，这非常不切实际，你会对自己说：如果我无法令自己的朋友解脱，如果我无法给自己的朋友一个上午的帮助，又怎么可能令一切有情众生从轮回中解脱？但是，大乘却会谈论令一切有情获得解脱。大乘中之所以会有这种发心存在，是因为具有宏伟的见地。大乘是一条基于无量见



SIDDHARTHA'S INTENT

地的道，因此有无量的发心，因此有无量的行动。正是这种无量的见地、无量的发心和无量的行动，构成了所谓的大乘之道。

这部《大乘庄严经论》是一部论，是一部非常博大、完整的论典，阐释佛陀在许许多多经典中所教导的法道。

对佛教徒来说，各位或许相当熟悉正念、内观之类的修持。我们禅修，我们修正念——我在试着解释为何见地如此重要。现在人们为什么禅修？特别是现在正念禅修已然变成一种潮流，现在人们为什么禅修？为什么有些人接纳了正念之道？因为他们认为或许这会令他们快乐，或许可以令他们脱离某种程度的压力，或许能帮助他们睡得更好，也可能是为了更大一点的目标：变得更平静安详，获得某种神智清醒之类的。但是正如各位所知，就大乘观点而言，如果不具备大乘见地，只是为了缓解暂时的压力而禅修，那完全不是大乘教导禅修的真正目的。大乘佛教徒不太在意你是否有压力，大乘佛教徒其实不关心你睡得好不好。大乘佛教徒关心什么呢？大乘佛教徒关心你是否受制于二元分别、你有没有从二元分别中解脱，那才是大乘行者关心的。同样，诸如伦理、道德等等，如果缺乏空性、无二的见地，伦理、道德、戒律这类修持就完全是一种二元分别的修持，不是解脱道。

这是一部大乘教文，因此请各位务必熟悉“宏伟见地”这个思想，才能对这部教文有些许领会。



一、缘起品

义智作诸义，言句皆无垢，救济苦众生，慈悲为性故。

巧说方便法，所谓最上乘，为发大心者，略以五义现。¹

首先，凡夫无法讲解佛经，唯有弥勒菩萨这样的圣者才能讲解佛经。因为佛经——佛的教言——博大精深，不能仅通过理性思维去解读，唯一的理解方式是依靠智慧与福德。这部教文的作者弥勒是圣者，为了让听闻者能够领会大乘佛法的广大义理，此文以偈颂形式作宣说，而且姑且说是为了比较容易被人类理解，于是也使用了美妙诗意的长行。

著作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诸如名声、他人的恭敬等等，而是为了令有情众生从苦中解脱。带着这种出自悲心的动机，弥勒菩萨开始讲授这篇教文。

譬如金成器，譬如花正敷，譬如食美膳，譬如解文字，

譬如开宝篋，是各得欢喜；五义法庄严，欢喜亦如是。

这篇教文是大乘佛经的释论，就像一块金子被美妙地锻造加工成耳环等饰品——我们稍后会细讲这一点。这部教文也像一朵盛开的莲花，遍及、涵盖了大乘教法所有详尽、广大的要点。这部教文也像精心烹调的美味盛宴，准备给那些对智慧和方便之美食感到饥饿者。此文也像是及时的信息，能缓解我们的

¹ 波罗颇蜜多罗译，以下亦同。



SIDDHARTHA'S INTENT

担忧和焦虑。这部论著也像打开一个宝箱，其中盛满了珍贵无比的信息、技巧和智能。由于这些特质，这部论著值得被称为“大乘佛经之庄严”。

菩萨行

菩萨是那些已经走上解脱一切有情之道的人，是那些以具有宏伟见地和发心之道作为自己唯一法道者，这样的人被称作菩萨。大致而言，菩萨有七项任务：菩萨要实现自己的愿望，例如净化自己的染污；菩萨也会实现他人的愿望，比如精通令众生解脱的各种技巧和善巧方便。菩萨会投注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于理解胜义谛。对菩萨来说，胜义谛最为重要。菩萨具备大悲的力量。菩萨发心令自己内在的佛功德获得成熟，菩萨也发心令他人的佛功德获得成熟。菩萨的唯一愿望是引领一切有情并安置彼等于证悟中。为了达到此目标，菩萨将一次又一次地生起对大乘法道的渴望、热情，或者说胃口。之后，菩萨将不辞辛劳地寻求大乘的智慧与方便。在习得并精通大乘法道之后，菩萨会将此技巧传授他人，令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与想法都符合大乘法道，并且教育他人依循大乘原则生活。菩萨还会时时刻刻运用善巧方便于宏伟无量的菩萨行中。

佛法的丰富性

由于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教文，所以你们还得习惯另一件事。要知道，这是撰着于近两千年前的教文，因此这部论著的表述风格与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略有不同。其中有非常丰富的类别和子类别，以及貌似重复的内容和很多貌似自相矛盾之处，然后还有譬喻、逻辑等等。由于我也希望能够忠于弥勒菩萨



SIDDHARTHA'S INTENT

的风格，因此我会稍微讲一下教文，然后试着做总结。这些总结主要来自我自己的理解，所以如果有任何错误或过失，完全是我的责任。

我希望能忠于这部教文的原因在于，我也希望大家能了解佛法的丰富性。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知道我总是可以用“周末毗婆舍那”或“周末正念”之类的主题作为开示的主题，那种概括、简化非常好，是一种善巧方便，确实对很多人会有帮助，但是有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佛法追随者可以稍微更认真、深入地学习经典教文，并真正试图领略所教导的内容，因为这些经典的教文包含大量的信息。

我几天前才跟一些年轻人谈到，我们会说“他是个好的佛教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吃肉”或“因为他经常禅修”。那非常含糊，“他经常禅修”是什么意思？是指他经常打坐吗？谁知道他打坐时在干什么？他可能在数钱！他可能在杜撰各种故事，是你不会想听到的故事，各种变态的事。然后人们会谈论：“啊，他是个大菩萨！”然后我们会说“他是个好佛教徒，因为他禅修”之类的话。我们从来不会听到人说“他是个好佛教徒，因为他非常珍视实相，他非常努力追求实相，他对实相的追求是无人能及的”，我们从来听不到人们那么说。有时候我们听人说：“他是位大菩萨，因为他经常面带微笑。”那是个非常可悲的理由。真的，我们几乎听不到人说：“他是大菩萨，因为他总是在发火。”那是说得通的，事实上有些菩萨确实可能那样。例如，我不知道各位是否熟悉一位名叫金刚手的菩萨？你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观音菩萨，当我们说到观音或观自在菩萨时，甚至画家们也被要求在观音菩萨的眼睛下面多添加些红色，因为我们总是必须把观音菩萨的眼睛画得有些目带泪光，代表悲心。但这正是佛教的伟大之处，我们既有观音菩萨，也有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总是颦眉，带着



SIDDHARTHA'S INTENT

獠牙，表情有点骇人。那种非常柔软温和的含泪相貌，以及那种忿怒颦眉、非常吓人的表情，两者都是一种善巧方便，同样宝贵。佛教徒并非只期待含泪、疲倦的菩萨，而拒绝吓人、非常直截了当、不讲废话的菩萨，两者都受到珍视。

但是因为有时我们缺乏对这种更加广大见地的理解，如今佛教太过迷失在这种好好先生型的佛教里，着重于正念、非暴力、快乐的佛教徒、素食的佛教徒等等，有这类情况存在，因此我才想说让我们勇敢些，纵身跃入这类经典中学习，或可让你真正深切领略到这令人惊叹的大乘宝藏。

对于这部特定教文，我听说过许多中国高僧，例如义净、法显、玄奘，他们真的付出了很大心力，你将会明白他们为什么那样做。

菩萨种姓

例如下面这一句“住种姓”，这很重要。我们现在是在谈一个种类，菩萨的种类。在大乘中，这非常重要，我会给各位举个例子。当有人请教伟大的佛教学者月称“应该对谁教导空性”时，一般人会想到大学毕业生、博士，那些聪明人、知识分子，那些会提出锐利问题或喜好辩论的人，应该对他们教导空性。但那并非月称的回答，他说：应该对一听到“空性”这个词就寒毛直竖的人教导空性；他们或许不明白什么是空性，但他们会泪水盈眶，会感到非常快乐，他们对“空性”一词非常自在，会感动到起鸡皮疙瘩。这不是我捏造的，是教文里说的，要对这些人教导空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主张，所以我们在谈的是一个种类——菩萨种类。



SIDDHARTHA'S INTENT

一开始我就说过，关于这部教文的来源，有很多各位必须知道的事情。不要忘记这部教文源自印度。在印度，至今仍有所谓的“种姓”——有的人属于鞋匠，有的人属于制造箱子的，有的人属于种甘蔗的，还有国王、商人以及非常低阶的种姓，有很多低种姓、高种姓等等的各种种姓，那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印度思维方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印度社会建立于种姓制度上。藏语的 *rigs*（种姓、种类）这个词，我想在印度语或梵语中称 *varna*，也有“颜色”的意思。而这个制度被某些种姓利用、滥用了，主要是被婆罗门，他们宣称自己是最高种姓并歧视低种姓的人。即使今天在印度很多地方，低种姓者也饱受苦难，他们被告知：“你属于这个种姓，你绝不会解脱，永远不会。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侍我们高种姓者……”

Rigs（种姓）这个词在此其实是同样的词汇，而这正是大乘佛法宏伟之处。首先不要忘记释迦牟尼佛是一位叛逆者。他反叛什么呢？他十分反抗这个种姓制度，这是他所做的最离经叛道的事情之一。我们正在谈菩萨种类、菩萨种姓，那么谁是菩萨种姓呢？这个房间里有没有人不是菩萨种姓？没有。让我解释一下，这又是一个需要动脑筋的地方，因此各位务必仔细聆听：**凡是知道何为痛苦者，即是菩萨种姓。**如果有人非常用力掐你，你会觉得痛吗？如果我掐这个椅垫，它不会有任何感觉；我可以打这个椅垫，它不会做任何反应，因此这椅垫不可能成为菩萨，这个椅垫永远不能成为菩萨。

首先，在你打人的时候，你为什么那样做？因为你属于这个星球，在这里，打人意味着让人疼痛，你不属于以打人为问候的星球。如果你碰巧是那种星球的人，那是不同的情况。但是你属于一个打人意味着制造痛苦的星球，因此你才会那样做，这证明你知道何为痛苦。如果你知道何为痛苦，你就不太可能会



SIDDHARTHA'S INTENT

想要有痛苦发生在自己身上。很好，那你就有成为菩萨的潜能。这是一个重要的声明，我的解说还不够充分。

菩萨是什么？菩萨有时候被称作佛的太子，下一个成佛的就是他们，他们是制造中的佛。所以在这里，弥勒看着充满嫉妒、愤怒、多疑、易怒、瞋恨和染污的我们，而对弥勒来说，造成痛苦不安的所有这些原因恰恰证明了这些人即是“正在制造中的佛”，这些人具有潜能成佛。这是一个重要的声明，毕竟我们是在讨论大乘佛经。

何为大乘？大乘是菩萨之道。什么是菩萨？我们能加入“菩萨俱乐部”吗？你想加入“菩萨俱乐部”吗？为了加入“菩萨俱乐部”，你需要填一张表，“你有什么？你收入多少？你的薪水多少？你有多少资产？”等等。在“菩萨俱乐部”的这张表上，如果你勾选“我没有愤怒”、“我没有嫉妒”、“我没有瞋心”、“我不是多疑的人”……如果你对所有这些负面的东西都选“否”，你就不合格，因为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基本上你在说你是佛，因此你无需加入这个俱乐部。但是如果你说“那些不好的东西我全都有”，这反倒是个好消息。基本上这意味着菩萨俱乐部有大量的市场，被录用是可能的；人人都有菩萨潜能，是“住种姓”者。

当然，你需要承认你有这些负面情绪，而且这么承认是有帮助的。承认你想要加入大乘菩萨俱乐部，因此进入菩萨道；然后承认有不清净的发心，并且重视清净发心，以及提升、成熟你的清净发心，同时明白什么是不成熟的清净发心、什么是不了解空性——“制造过程中的菩萨”需要明白这些。



SIDDHARTHA'S INTENT

这仍然是开始的阶段，所以如果有人感觉有点迷茫、无法理清头绪，无需太过气馁，请保持耐心。为了理解大乘的广大课题，毅力很重要。所以，要努力期盼用持续不断的细节、技巧和方法，让自己和他人援用大乘法道，并且持守这条法道，使它成熟。





第二讲

我想我们还要多讲一些“玛哈”，即宏伟或伟大。

我希望强调这一点：人类有创建参照点的倾向，人类具有比较、评估的固有倾向，导致产生某种偏好。回到灰姑娘的例子，为了让孩子入睡，讲什么故事都无所谓。可以是灰姑娘的故事，如果管用，棒极了；如果不管用，那就讲《爱丽斯梦游仙境》，只要能起作用就好。但是之后，《爱丽斯梦游仙境》部门会说：“《爱丽斯梦游仙境》是最好的，《灰姑娘》是较低阶的派别”或“应该读《爱丽斯梦游仙境》，那是更加殊胜的宗派”，明白吗？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无论《灰姑娘》或《爱丽斯梦游仙境》，两者都属于世俗谛这个类别，并非佛真正要讲的意思，这些全都是善巧方便，是出于悲心而作诱导、引导、令人转变方向，以便将我们慢慢带至实相。

声闻乘是根本

我需要澄清一点，因为对此存在着很多误解，像是“大乘佛教是在日本、韩国、汉地和藏地修持的佛教”，这是人类学家、世界史学家和地理学学生的解读方式。“小乘”这个词是个贬义词，这其实是大乘沙文主义者的语言。事实上，我的老师曾不断告诫我，我们绝不应该使用那个词，我们应该用“声闻乘”或“根本乘”，那是根本。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教导的方法，在那些地方较为弘扬和广泛修持的佛教法门，即是所谓的根本乘。它们是根基，它们真的是作为基石的佛法。因此，对于使用“小乘”一词，我们实在必须非常审慎。



SIDDHARTHA'S INTENT

大乘的宏伟见地和发心

关于“大乘”，说了这些之后，我需要真正给出“玛哈”（大）这个字的定义。我们之所以用“玛哈”这个字是有原因的，如前所说，在我们谈种姓的时候——记得吗？种类、菩萨种类——在我们谈论如何加入菩萨俱乐部的时候，读过《维摩诘经》的人会记得——顺便说一下，《维摩诘经》不属于灰姑娘教法，事实上那是相当重要的一部经，那是佛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在《维摩诘经》中，佛说了什么？其实不是佛的话语，而是一段对话，与这个富得流油、油头粉面，叫作维摩诘的商人的对话。维摩诘非常富有，在《维摩诘经》中，他被描绘成富豪、亿万富翁的形象。读过《维摩诘经》的人应该知道，故事说他生病了，由于他有钱有势，非常有影响力，每个人都去那里问候：“你怎么样？一切安好吗？”“你要姜汁吗？你要鸡汤吗？”记述中说，大家都来了，天神、阿修罗、这个国王、那个国王，每个人都来了，除了佛以外。于是维摩诘心想：“竟然没有来自佛的问候？”佛知道他的念头，试图派弟子前往，作为代表去问候探望他。但是一个接一个，每个人都拒绝前去探望这个养尊处优、油头粉面的富豪，因为他是个很难搞的人。总之，《维摩诘经》是这些人之间的对话。

读过《维摩诘经》的人如果记得，其中有一段讨论是关于莲花从来不生长在非常清净的水里。那是如此美妙的说法！莲花不长在清净的水里，莲花不长在洁净的土地上。莲花长在哪里？莲花长在有泥的地方、污秽的地方。那是一个比喻。这部经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佛在哪里？智慧在哪里？佛果在何处？智慧在何处？不在清净处，而是凡有污物——瞋、嫉、慢——之处，即能觅得智慧。那是《维摩诘经》要说的，那个说法描绘的是“玛哈”的特性。



SIDDHARTHA'S INTENT

大乘佛法完全不是指传到中国、日本的那个东西，与那无关。真正有关的是心态，是见地。事实上，弥勒宣说了五部不同的教法，其中一部是《宝性论》。在《宝性论》中，弥勒说：大菩萨看着凡夫的时候，大菩萨看着这些污物——瞋、嫉等染垢，看到的却只是一种潜能。菩萨不会因此感到沮丧，菩萨视之作为一种潜能，就像农夫被带到很多免费肥料面前时会想：“我终于有些肥料了，我终于能用这些污物做些什么了。”这是菩萨的思维方式，这是大乘的思维方式。大乘的这种宏伟心态不会分别，大乘不会说：“啊，这个不能用，这个要去掉。”大乘没有那种见解，因此大乘没有那种动机，因此大乘的行为、态度和方法变得无量。这一乘就是这样变得“玛哈”（大）。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至少我们有些人要明白。我肯定这世界上其他人会继续认为“传到中国的是大乘佛教，传到泰国的是声闻乘佛教”，没关系，他们可以继续那样想，但是我们有些人需要知道，是见地、发心决定了何为大乘。

接受大乘能带来大利益

如药嗅极臭，品尝则香醇，法亦住二种，当知义与文。²

关于大乘佛教或大乘法道是否是佛所教导，确实一直有争论，就算不是争论，也一直有那种怀疑、猜疑。作为回答而有这个偈颂，我会很快讲解一下。

弥勒菩萨说：就好比非常难闻的药，如果你只使用鼻子这个感官，闻起来很臭，很难服用，但是如果你克服那个气味，真正服下这个药，那么味道尝起

² 索达吉堪布译，以下亦同。



SIDDHARTHA'S INTENT

来非常好——这有点让我想到榴莲——而且有益健康。同样，从特定角度来说，大乘可能相当难以接受，但是如果你能够运用它，如果你能克服这个障碍，它可以非常可口，非常令人满足，非常有营养，非常有益健康。

对很多人来说，听闻“无二”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再次回到灰姑娘的例子，很多人只有听童话故事的能力，你只能升级你的童话故事，慢慢诱导他们聆听更现实的故事。一开始就直击要点，给出原始、赤裸的真相，会很难理解。例如，如果在座有人听了很多道德取向的宗教教导，有很多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区别——坏的一定是坏的，好的一定是好；坏的永远不会变好，好的永远不会变坏。如果带着这些非常强烈的分别，就很难听进《维摩诘经》等完整、直接的大乘教法。如果你试着对某些人说：“我看到一些愤怒的人，其实我认为那是好消息，因为那意味着他们有成为菩萨的潜能。”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如果你这么说，他们就很容易理解：“他脾气很差，他永远不会受菩萨戒。”“你说的对，他的脾气不好，他永远不能行持菩萨道。”因为我们动辄对人评头论足，我们困在这种二元分别的、道学的、极度拘谨的习气中，所以很难一开始就面对大乘的广大见地。这就是弥勒菩萨说的：一开始或许很难从某个僵固的角度接受它，但是如果你能克服这个困难，那么它不仅美好，而且非常有益。



SIDDHARTHA'S INTENT

时长、艰难、苦行都是幻觉

广深此难法，如王难欢喜，若行令喜事，能赐胜德财。

另一个要点与所谓的声闻乘有关。声闻乘这条法道是，如果你足够努力、足够精进，基本上可以在三生之内摆脱轮回束缚，达到所谓阿罗汉境界。但是菩萨乘这里却说，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才能达到证悟。人们会想：那可不是一个好的、明智的策略。声闻乘的人说“你可以在三个生世之内从轮回中解脱”，而大乘的人却说“菩萨道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证悟。在砍掉你的许多四肢去喂很多饥饿的老虎之后，要舍弃你的孩子、妻子、丈夫，要舍弃你自己的项上人头，接着在三大阿僧祇劫之后，你终于达到证悟”。当然是越快越好，所以你马上会选择声闻乘之道。作为对此的回答，这一偈说，事实上，当大乘的人谈论三大阿僧祇劫的时候，那其实是大乘的吹嘘，那其实并非相反的状况，其实大乘是在说：“嘿，三大阿僧祇劫！而你们这些胆小鬼，三生之内就离开这个地方，那实在太短视怯懦了，勇敢的人怎么能这么做？”基本上，那就是这一偈的意思，我们是在对此吹嘘。

这包含很多要素。你会问我“为什么是吹嘘？”，你看不出来这怎么会是吹嘘，“这里有人三生之内就给予几乎同样的东西，你却说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听起来你的法道太慢、太痛苦了！”让我们再次回到“玛哈”这个词，为此，我将引用《般若波罗蜜多经》。这其实是佛说的，我想是在一大阿僧祇劫之后，有一位菩萨向佛抱怨：“看，我这么疲惫。到此为止，我不想再经历这一切了！我才刚修完一个阿僧祇劫，我还要经历两个，这太痛苦了，我做不到，我要放弃。”在《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释迦牟尼佛的回答是，从一位菩萨受菩萨戒开始——那是三大阿僧祇劫的起点——然后这位菩萨历经三大阿僧祇劫，在最后一个



SIDDHARTHA'S INTENT

阶段，第十地的最末，下一分钟、下一刻就是佛之前，这位十地菩萨在那最后一刻可以回顾并检视一下从受菩萨戒到这最后一刻经历了多长时间。你生火的时候，有时会有一个火花迸出然后消逝，佛说这个火花持续的时间和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长相等。这代表什么？意思是说，大乘说时间是相对的。你说的长和短是什么意思？你们这些说三生的人，你们受困于三生。三生太长了！我们的三大阿僧祇劫与一个火花持续的时间相等。这是“玛哈”的态度。我想，今天我要把“玛哈”翻译为“酷”。真的，大乘是一个很酷的法乘，非常宏伟，不可思议。

然后，说到大乘之道的艰难，又有一位菩萨前去请教佛：“这种砍掉四肢喂饿虎的菩萨行，太过分了，太痛苦了。”而佛的回答是：“一位只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做了个梦。在噩梦里，她唯一的孩子掉进河里溺水或被河水冲走。母亲会怎么做？她会跳入河中，用尽一切办法拯救孩子。河水、颜色、水流、岩石、树桩、动物等等，无论如何，母亲都会跳下去救孩子。那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每一秒钟都感觉像一年。但是那并没有真正发生，那是在梦中。就像那样，一位证得广大空性的菩萨，利益众生的方式与此完全相同。时长、困难、苦行，全都是幻觉。”这表示什么意思？说有三大阿僧祇劫的教法属于灰姑娘部门，明白吗？这些是我们需要习惯的。

你们是否觉得这些话有点让人太过难以承受？今天我们会很快讲完第一品，明天再多讲一点“玛哈”，也再多讲一点灰姑娘教法和非灰姑娘教法。你们必须对此有一点了解，才能理解大乘。



SIDDHARTHA'S INTENT

具种无价宝，不识人不悦，如是于此法，愚非智者悦。

要知道，大乘的存在、大乘的智慧，有如这个世界的生命气息，极为重要。只要有无二，什么都行，来一千个川普也无所谓。只要有无二，完全没问题，我们可以睡得很安稳。但是如果哪天失去了无二，十亿个欧巴马也无法拯救我们，什么都不管用。无二非常重要，这个非极端、非二元的广大见地，绝对重要。

灰姑娘教法很重要，母亲自己不需要灰姑娘故事入睡，然而她们不会有这种傲慢说：“好，就此结束，再也不需要灰姑娘了。”她们还是会使用灰姑娘这个方法哄孩子入睡。因此，对那些能调和世俗谛与胜义谛、能调和智慧与方便的人来说，大乘是殊胜的法道。对于不能调和智慧与方便——即不能调和灰姑娘教法和非灰姑娘教法——的普通修行人来说，大乘之道就像一颗珍贵的宝石被某个对宝石一无所知的人发现，对这个人来说，宝石毫无用处，那些没有这种勇敢之心的人无法领会这种法道。而对那些能够理解并领会智慧与方便双运之利益者，大乘成为能够利益自他、取之不尽的宝匣。

以此讲完了第一品，我想总共有十二品。





第三讲

二、证成大乘品

未授记俱出，非行境成立，有无同有无，对治别文故。

诸佛现量眼，亦护诸佛法，诸时智无碍，是故不应舍。

不全及相违，非方便未说，故此声闻乘，非谓大乘法。

第二品的开头部分，基本上是在试图说服读者，大乘确实是佛的教法。尚且不说金刚乘，即你们有些人接触的所谓“密宗”，过去连大乘都具争议性——我们谈的是两千年前，大乘曾饱受争议。

让时光再倒转一些，佛陀的教导是革命性的，非比寻常。我们在谈的可是两千五百年前，当时有许多哲学体系认为实相最重要，尤其对佛教来说，实相极其重要，是佛教的根本。

实相

谈到实相时，我必须一再强调，我们绝对不是在谈一个神圣、超自然、高高在上的实相，我们谈论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基本的实相。如此简单，以至于我们的习惯性思维无法接受它。佛法里有这个说法：实相就像眼睫毛，离你太近，以致你看不到它。同理，基本的实相太过简单，以致我们无法接受。别说是根本的实相，哪怕仅是世俗谛，往往我们也觉得难以接受——也许我们能在理智上接受，但是情感上、实际上接受则困难得多。



SIDDHARTHA'S INTENT

死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基本上，一旦你出生了，只要你受制于“生”，肯定无法逃脱死亡。你我都是如此，无论喜欢与否，你已经历了出生，你已经在这里，你别无选择，受制于“生”的人肯定无法逃脱死亡。但是难道要告诉一个新生儿的家人说“好，婴儿出生了，现在是时候为这个婴儿立遗嘱了”？那很难，因为你期待这个婴儿会活上一段时间。事实上，你期待他长命百岁；藉由寿桃、老寿星，加上所有这些金刚乘的长寿咒语、长寿灌顶等等，你希望他长命百岁。这也是我们文化所固有的。你们祝颂帝王时会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没有哪个皇帝曾经活到一万岁，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接纳“凡人必死”的这个实相。比如中国有位权倾天下的秦始皇，他制造了自己皇宫、卫队、所有随从的俑像，那几乎愚蠢得像是“我明天要死了，我要打包一些三明治带在身边，以防那里没有星巴克”。我们不接受这些实相，而我们现在说的是非常原始直白的真理。你们谁有五百岁的曾曾祖父？没有人有。这是事实，但是就连这么直白、实际、看得见、摸得着的简单真理，我们都不能接受。我们知道这个实相，我确信大家都知道，只要理性分析，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是要真正在情感上、实际上接受这个实相，却是件难事。

为什么是件难事？不是因为它像火箭科学般复杂难解，而是因为我们有所谓的“习气”。比如我自己，我教导无常，这是我的工作，而我却做了明年的计划，直到明年十一月都规划好了！我已经告诉人“明年十一月我会到你家门口”，那写在我的日程本上，我认定我会在那里，盲目地相信那会发生，这就是不能接受实相。同样，当我们买一件衬衫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一天会穿上它。

死亡是佛陀教导的实相之一，还有其他实相。如果我们尚且不能接受死亡这个层次的实相，会非常难接受比这更简单的实相。事实上，比起死亡这个实



SIDDHARTHA'S INTENT

相，空性更加简单。它太简单了，以致我们就是无法领会，可能连智识上都难以理解、难以接受我们所看到的并非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自己的一种感知。这是实相之一，是实相的其中一个面向。它很难让人接受，但无论如何，这是佛陀的根本教示，它需要被确立，它不能被遗忘，我们不能失去它。所有的修持方法，像是禅定、祈愿、受戒等等，都纯粹是为了理解这一实相。不只理解，还要保持、加深、成熟对这一实相的了悟，这是那些方法存在的唯一理由。

昨天我们谈到两种教法：灰姑娘教法和非灰姑娘教法。今天我将使用较为传统的术语，即不了义教法与了义教法。基本上，任何真正包含胜义谛的教法都是了义的教法。例如在《金刚经》中，佛陀以一种可说是最直白的方式，实际阐述了实相。《般若经》也一样，对实相是彻底、赤裸、无修饰、直接的阐释，或许只有开头和结尾算是灰姑娘式的。“一时世尊于灵鹫山，入普明三摩地”，然后舍利弗似乎有点困惑，于是向观自在菩萨请教，问了种种问题等等，那比较像灰姑娘式教法。然后到了结尾，释迦牟尼佛自普明三摩地起，对舍利弗与观自在说“善哉善哉，你们的讨论甚佳，就是这样，如是如是”等等，以及“天、人等众皆欢喜赞叹”之类的内容，那些可说更像是灰姑娘式教法。那些是必要的，因为你需要那些。

我说过，灰姑娘教法并不是一种蔑称，灰姑娘教法绝对重要，非常重要，同等重要！事实上，对你我这样的人来说，灰姑娘教法更管用，因为我们咀嚼不了非灰姑娘教法。就像给小婴儿吃巨大的美式汉堡一样，婴儿不可能嚼得动，必须让教法可溶解、可消化，大小合适，放得进我们的小嘴巴。

教法应该起到很多作用。教法应该动摇我们的舒适区，当然如此，但同时教法也应该让我们晋升到另一个不同的舒适区。教法就是这样的。



SIDDHARTHA'S INTENT

我一再引用这段话，我想这相当重要：“深寂离戏光明无为法，吾已获得甘露之妙法，纵于谁说亦不了知，故当默然安住于林间。”³据信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获得证悟、得至涅槃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发现了甚深、寂静、离戏、光明、无为的实相。”总之，他提到了实相的五个不同特性。他说：“我发现了实相，但无论对谁宣说，都没有人能听懂，因此我将静默地安住在森林中。”从很多方面来说，你可以认为那已经是一个教授，即使他说“不会有人听懂”，那已经是一个教法，因为他说的是实相。如昨天所说，我们的语言非常模糊，我们的语言不够用、不够好，因此很难完整表达实相。接着，梵天和帝释天请求佛陀：“为了使众生从苦中解脱，请您务必设法令有情众生了解此实相。”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这样开始的，为了不同能力、不同根器的不同人而设。

不同听众

总之，实相是最根本的。我在解释第二品，特别是开头的部分。因为如刚才所说，在某种程度上，大乘是有争议的——过去有争议，事实上现在仍有争议。情况有点像是这样：在这个坐满人的房间里，我对一般听众说“这是水”。之后课间休息时，我对五十个人说“其实这里面有一点伏特加”，五十个人听到了这个话。很久以后，这五十个人告诉其他人：“其实他给我们的是伏特加。”

³ 索达吉堪布译。《方广大庄严经》卷 10〈25 大梵天王劝请品〉，地婆诃罗译：「我得甘露无为法，甚深寂静离尘垢，一切众生无能了，是故静处默然住。」(CBETA 2024.R2, T03, no. 187, p. 603a12-13)



SIDDHARTHA'S INTENT

其他人会反驳：“不对，他亲口说这是水。这怎么可能是伏特加？没有伏特加。”有点类似这个情形。

佛陀从鹿野苑开始传法时，他传给一般听众“四圣谛”等教法。请注意“一般听众”这个词，“一般听众”是什么意思？他们是灰姑娘故事的理想听众，他们只能听灰姑娘类的故事，而这五十个人却能够听一些其它的故事。对一般听众讲话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听到的都不一样。甚至在这里，甚至在我说话时，你们听到的肯定也不一样。我们可能都认为大家听到的是同一个内容，但那不是真的，你们总是听到不同的东西，你们一直在做不同的解读。不是新近如此，而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就连佛经也总是以“如是我闻”开头，没有哪一部经的开头是“佛如是说”，没有那样的声明。阿难从未宣称“这是佛说过的话”，阿难总是说“这是我听到的”，其他人听到的可能不同。

不仅如此，“如是我闻，一时”的“一时”这两字极为重要，因为佛在很多不同地方讲法，他可能在另一个时间讲了别的东西。阿难还说了另一点：“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于灵鹫山……”意思是说，我是这么听到的，有一次在某个地方，比如尼拘律园、娑罗园、灵鹫山、鹿野苑或吠舍离，因为在不同场合，佛可能会讲不同的法。开始讲这一品之前，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之上，还有听众——这是最难的。你曾经尝试读过一些佛经吗？有时候佛经往往开头会有很大篇幅是在场者名单，这位菩萨、那位菩萨等等的一长串人名。关于听众，还有一个特点。至少就在座各位而言，如果我们列一个出席名单，我假定你们大多数都是人类。但是在人类当中，有马来西亚人，有新加坡人，我相信也有澳大利亚人、英国人、中国人，全都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且几乎能看出谁是新加坡人，谁是香港人，谁是台湾人。在这个房间里或许



SIDDHARTHA'S INTENT

看不出来，但这曾经是我的嗜好，每次我去瓦拉纳西，我的嗜好是在恒河边看那些游客分辨“这是台湾团，那是新加坡团……”我对此相当擅长。

顺带一提，我说这些是想告诉各位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叫做“概括性论述”。我当然是在做概括性论述，我当然是泛泛而言。当我看到一群人都戴着同样颜色的棒球帽，穿着同样的夹克，而且每个人都排好队行走，最有可能是台湾人。当然，这是一种概括而言。概括性综述是一个弱点，这真的不是一个好做法，但是又能怎么办呢？概括性论述是我们唯一的沟通方式。我肯定此时此刻你正在对我做出很多概括性论述，而我也在对你们做出很多概括性论述，群体、种族、肤色、体型，诸如此类。

之前说到在座大多数是人类，但是佛经中有很多听众是龙族。龙其实不是人类，龙是半兽。然后还有乾闥婆、鬼魂、兜率天的天人——尤其是读大乘佛经的时候——此外还有恶鬼众。恶鬼喜好伤害他人，基本上是问题制造者，藏语称之为“呢禁”（夜叉），“呢”指伤害，“禁”基本上是指喜爱制造麻烦者，因此有那样的听众。想象一下他们听闻开示的方式、他们理解教法的方式。

历史上一直有个问题，声闻乘的人一直质疑大乘说“大乘不是佛的教法”、“我们一般人从未听过大乘教法”、“佛从未在鹿野苑等地讲过这些”、“佛从未讲过这种教法”。

顺便说一句，就内容而论，这不是小事。例如在声闻乘教法中，佛教导了人无我，佛陀开示了为何所有问题、所有的苦都源自我执、珍爱自我。然而，什么是“我”？“我”不过是给五蕴贴上的一个标签。因此，就连佛在教导空性时，也主要着眼于人无我，是故五蕴亦无我。关于五蕴，有这些教言：“色如



SIDDHARTHA'S INTENT

冒出的水泡”，色相如同泡沫，受如水面的波浪、涟漪，基本上是着眼于这些方面来讲空性。因为声闻乘的目的是脱离轮回，声闻乘视轮回为地牢、陷阱、深渊。这些是我们从声闻乘听到的内容：轮回如火坑，你想要尽快脱离这个地方，而且你不会想到大众，你主要照顾好自己；你，唯有你能做到，你是自己的主人，没有人是你的主人；只有你能去除自己受苦的肇因，只有你能运用对治去除苦因，没有人，甚至连佛也不能为你做这件事，等等。

就内容而言，当我们到达大乘这个层次时，就有了新信息。是的，当然自我并非真实存在，它是一个虚设的标签，因此五蕴如幻，如阳焰，如梦，如水面波纹。有什么额外信息？有非常重大的信息：没有涅槃。你说的涅槃是什么？没有轮回，没有涅槃。还有很多其他信息，然而单是这一点，当你告诉一般听众“没有涅槃、没有轮回”时，一般听众会震惊不已。就像之前例子中的“不对！这只是水，没有伏特加”，一般听众会说：“不，不！佛从未说过没有涅槃，佛从未说过没有轮回。看，这是轮回，我正在受苦。我有苦因，如瞋、嫉、慢等等，这些是造成苦的因。藉由三摩地、观、止、持戒等方式，可以挑战、摧毁这些苦因。佛陀教了我们法道，在道的终点，我将获得解脱。佛陀宣说了四圣谛：苦、苦因（集）、苦的终止（灭）、能终结苦的因（道）。你说没有涅槃、没有佛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在《金刚经》中，佛说：没有佛。在《金刚经》的结尾处说：以色相见佛者，具有错误的见地（若以色见我……，是人行邪道）。正是因为这类教法，兴盛于中国和日本的禅宗也仿效佛陀所说，禅宗有“逢佛杀佛”这样的讲法，这是非常正确、非常深奥、非常广大的教法，是以大乘观念为基础的教法。但是，你不会想要对一般听众说“逢佛杀佛”。对一般听众，你会说：“如



SIDDHARTHA'S INTENT

果你在街上遇到佛，要礼敬、顶礼、皈依、供养。” “你真幸运！在哪里？我也能见他吗？” 诸如此类，那才是你应该做的。

现在各位能明白，为何会有那种大乘是否是佛所教的争议了吗？

对此，我还想再多说一点，因为我有点像是个金刚乘施虐狂。试想一下金刚乘的情况，那就更困难了。情况有点像这样：对一般听众说“这是水”，对五十个人说“我放了些伏特加在里面”，对另外两个人悄悄地说“我放了些春药”，然后麻烦就来了，就连那五十人都不会理解，“你们密宗的人真是疯了，佛陀从未这么说过，我就在现场。是，佛是说过里面有伏特加，但是仅此而已，你说春药是什么意思？那太不道德了，那简直是……佛教徒怎么能那样想呢？佛教徒怎么能说出春药那种字眼！这种话怎么会在这个讲座里说出来？”麻烦大多了。因此，有那种争议，一直都有。这是各位在听闻第二品之前需要听到的。

大乘是佛所说

基本上，第二品是弥勒菩萨对这些质疑的回答。刚才说过，有一般听众提出的质疑，说大乘教法“非佛所说”。“佛从来没有说这些，是你们这些人编造出来的”，一般听众提出的这种指控其实非常非常危险。他们说大乘扭曲佛法，说大乘教法其实是变相的邪见。如之前所说，一般听众无法承受大乘教法——没有涅槃，没有轮回，没有佛。如果你读《心经》，里面就有这些内容。在《般若经》里，佛陀对此一再宣说：“涅槃如梦如幻，如海市蜃楼，如果有比涅槃更殊胜者，就连那也如同海市蜃楼，如同幻相”等等。



SIDDHARTHA'S INTENT

佛陀住世期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未来如何评量鉴别一个教法是真实可信的教法？一个传统方法是“入于经，现于律，与论无违”，即：检视教法是否契入经藏，与佛经没有任何冲突；检视是否能够在律藏中找到这个教法；检视这个教法是否不违背论藏。这是一种评估和鉴定教法的方式。然而，一般听众会争辩说：“大乘不符合经藏，在律藏中找不到大乘，大乘与论藏完全相违。”例如，根据律藏，如果有僧尼说“没有佛，没有法，没有僧”，那就是犯了比丘或比丘尼戒，而大乘却明确宣说“佛法僧都不真实存在”、“没有轮回，没有涅槃”，这确实与律藏相悖。这是很重大的一点。对一般听众来说，佛在问题与解决方法之间，做了非常清楚的划分，像是问题包括妄心、烦恼心、有漏心等等，解决方法包括止、观、正念等等。但是在大乘中，根本上，大乘会说：“没有真实存在的有漏心，没有真实存在的烦恼心。”当然，这是在谈空性，所以这是一般听众无法接受的。

为了回答这个质疑，这里给了几个答复。有些答复或许有点难以理解，因为各位可能不太熟悉那种文化背景。声闻乘传统也谈三种涅槃境界，有阿罗汉境界，有辟支佛境界，还有佛的境界。然而，唯有了悟究竟空性，才能臻得佛果，达到佛的境界。换句话说，只是了知人无我和五蕴无我，并不足够。因此，弥勒在这里说：如果一般听众、如果声闻乘相信有三种解脱，那么相应地，声闻乘的人就必须接受有一条更伟大、更完整的法道能够带你臻得更完整的佛果。这里有太多专业词汇、太多术语，无法规避。因为或许会对熟悉佛学的人有所帮助，所以我要略作说明。那些对此不太熟悉的人，请暂时忍受一下。即使声闻乘也说有比阿罗汉高得多的境界，有佛的般涅槃，因为阿罗汉几乎被认为是佛的弟子，次于佛，所以能证得圆满佛果之道肯定比只能证得阿罗汉果之道更



SIDDHARTHA'S INTENT

加伟大。弥勒说，由此可见，尽管你们可能不关注，但是必定有那样的一条法道。这是其中一个回复，我不知道各位是否能真正理解，这里涉及的文化背景有点不容易。

要说服一般听众“大乘是佛的教法”，无论如何都会是件难事，但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逐步安立教法的逻辑，那么大乘完全有信心可以证明大乘佛法也是佛的教法。有几个方面的理由：即使声闻乘也不得不接受佛是全能遍知的，他们也必须接受佛以不同方法教导不同众生。他们必须接受这些，否则就是在轻视、贬低佛的功德。这就是为何先前我强调过，法教中提到，佛传法时，甚至有龙、阿修罗、乾闥婆等不同种类的众生一起听法，因此会有不同的逻辑、不同的根（感官）。即使声闻乘也必须接受，佛的全能遍知足以对不同根器讲法。基于这个逻辑，可以确立诸如大空性等大乘教法是教给具有该类根器者。当然，你没有必要说服别人大乘是更伟大的教法，大小是非常相对的。

基本上，如果有一个东西引起了执著——执著是轮回之因，基本上就是认为某个事物是真实的、成立的、具有价值，或者认为某个事物是好、是坏等等的各种分别。只要有二元分别，那就会成为执著之因。执著是与解脱相反的概念，因此《金刚经》等文中所教导的大乘空性，绝对是与所有种类的执著相反。

“为息众生苦，不应除果痴。”这是寂天菩萨撰着的优美偈颂，我喜欢一再引用这如此美妙的教言，意思是说：暂时而言，就目前来说，作为一个工具，修行者可以保有一种无明。是什么呢？就是认为有证悟存在、相信有证悟存在，因为这可以当作一种激励行者的工具。



SIDDHARTHA'S INTENT

问答

问：如何尽可能地把这种层次的理解，融入自己当下的修持？有可能做到吗？

这确实是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或许会想：“空性，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是自己的投射，一切都是自心制造出来的。那又怎么样？我还是要吃饭，我还是要喝水，我还是认为我会在二〇二一年见到你。我该如何应付这一切？这些教法如何能帮到我？”实修方法很多，我只给各位简要介绍一种：止观。

修止时，你学习这个技巧，然后意识到你做不到。其实修止就是那样。基本上，止就是专注、不散乱，所以你的老师会告诉你：“专注在这杯水两分钟。”然后你一开始专注，就听到噪音、想到别的，于是你会意识到：你无法专注。如果你的老师是位好老师，当你向他报告“我完全无法专注”时，老师会给你一枚奖章，因为那表示你修了一次不错的止，因为你初次了解到，原来自己是个散乱的人。然后你培养止的能力，你一次又一次地修止，之后你会达到某种平静。那时，你一分心，就会知道自己散乱了。现在则是过了二十分钟、甚至有时过了二十年我们才知道自己散乱了。修持一段时间过后，你的技能会变得极为纯熟，在你分心的瞬间，便知道自己散乱了。那时你依然会有挫折感，“要是我从不散乱该有多好！”但是那已经很好了，你不能过度逼迫自己，那样就好。

基本上，梵文“毗婆舍那”（观）的本义是“看见更多”——看见更多的东西。意思是：此刻，当你看着我或我看着你的时候，当你与这个世界互动时，你只看到其显现的样貌，而你认为事物显现的就是其真实面貌。然而并非如此，显相具有欺骗性，甚至平常我们也会说：“外表是会骗人的。”不仅可能骗人，实际上是一直在骗人。事物的显相并非其本质，通过“观”来实证的就是这一



SIDDHARTHA'S INTENT

点。为此，你需要听闻，就如同我们正在做的，你还需要思维和禅修。技巧很多，有成千上百万的技巧来引发对胜观的了悟，即洞见“究竟何为实相”，技巧非常多。

而且，为了帮助修持，佛教从不排斥你去寺庙礼佛、念咒、燃香、供花……所有那些看似流于仪式和文化层面的训练与律仪，从不被排斥，也不应被排斥。记得吗？灰姑娘式的教法非常重要。

但是你不一定要完全照做别人在做的事，你会有自己的方法。

目前先讲这些。实修方法很多，例如止和观。

问：假设我们确信大乘是佛所教导的，我们如何肯定那时佛说的就是真理？当我们从梦中醒来时，痛苦已不复存在，那说明我们只在梦里受苦，我们如何论证得出：醒来后就不会再次做梦？除了信仰之外，有没有办法从逻辑上论证佛陀说的是真理？

有的，这个论证相当容易。因为无论是什么给你造成苦，这个苦的肇因必定有其因缘，不可能凭空冒出。而且因为佛教徒不相信神，所以这个苦不可能是神的惩罚，因为你忘了取悦神之类的。总之，没有任何事物是无因无缘、随机出现的。基本上，这很简单。如果你想吃早餐，如果你想要吃煎蛋，你不能只是看着蛋，指望它自己会煎熟。你必须行动，必须开火等等。这就是佛教徒做的，我们倒过来运用这个逻辑。我们的目标是远离苦。既然如此，要怎么做？可以做两件事：或是攻击苦因，去除苦因；或是增强、促进安乐之因。这是你



SIDDHARTHA'S INTENT

能做的两件事，即所谓的累积资粮之道和净化之道，即“集资净障”。基本上，这称作因果逻辑。与因、缘、果玩游戏，非常好用。

然而因为习惯的力量非常强大，比如喝酒的习惯，一旦习气变得很强，那么无论你做什么——对佛堂立誓，对朋友许诺，立下新年决心——但是只要一看到威士忌或是喝酒的场面，你就是忍不住，还是会受迷惑。但那并不能证明酒瘾永远戒不掉。佛教徒会说，这个喝酒的习惯其实是你一步一步养成的。你并非一出娘胎就带着一瓶威士忌、喝得半醉，你是慢慢养成了这个习惯。你先是觉得喝酒让你很舒服，然后现在变得离不开酒。现在你觉得酒是必需品，但酒并不真的是必需品，那要看你有多大力量对抗你的习惯。

当然，从某方面说，很难改变习惯。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没有那么难，因为你只是需要纪律，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戒律”这个佛教概念。如果你研究一下佛教戒律，会发现它们非常简单，几乎像是设计给小孩子的，但它们都是设计来带给你觉知。例如，其中一个被建议的戒律是：禅修时，要坐直。其实没理由不能在吊床上禅修，你真正需要的是清醒的心，是正念，在吊床上也可以保持正念。但是就目前来说，尤其在初学的阶段，吊床很可能导致打瞌睡、散乱等情况，而坐直两、三分钟让你保持正念的机率更大。佛教戒律的设计，用意都是如此，向来都是。坐直不是目的，坐直是方法，而方法和目的是两回事。坐直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好方法，是你应该去运用、去提倡的方法，但那不是目的。评价一个佛教徒好不好，不是看他坐得多直，否则那些脊椎有问题的人会自动变成坏佛教徒，背不好、坐姿不正、驼背的人就别想要证悟了。要知道，并不是这样的。



SIDDHARTHA'S INTENT

问：您说“空性是独立的”，这是什么意思？根据中观应成派的观点，空性也是缘起，所以我不明白，空性怎么可能既是独立的又是缘起而生的？为了深入理解这部教文，我们应该采用哪一派的空性？中观自续派的还是中观应成派的？

首先，这是相当哲学性的问题，因此对哲学理论不感兴趣的人，现在可以琢磨你们的下课后的购物清单。

我说过，“实相最重要”，而人类的语言不足以彰显、讲解这个实相。我还说过，佛陀本人说过：“没有人能听懂，没有人有那种听闻能力，因此我将保持沉默。”然后梵天和帝释天这两位弟子前来祈请：“拜托，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是您肯定知道某种讲述此实相的方法，请您慈悲宣说。”那就是灰姑娘教法的开端。

为了讲解实相，佛教中谈到二谛：世俗谛（相对真理）和胜义谛（究竟真理）。比方说，提问者谈到的空性，属于胜义谛的范畴。但是要记住，就连这二谛也都只能在世俗谛中讨论，“二谛”也是假名虚设的。记得灰姑娘教法吗？我们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讲解。严格说来，二谛是互相观待的：胜义谛依于世俗谛，世俗谛依于胜义谛，如此等等。但是绝对意义上的实相——这里我们又是在试图表达无法言说的东西——为了定义它，我昨天说过，实相应该是不会变化、不能被操纵改变的，实相不应该是人为造作产生的。如果实相是可改变的，那你就有麻烦了，今天早上是橙色的，今天下午却变成了蓝色，你要相信哪一个？但是像“生者必死”这样的道理，并不会改变。

顺便说一下，这不是佛编造的。早在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前，人就是会死的；在佛离世之后很久，已出生的人也还是会死。只要有出生，就会有死亡。这也



SIDDHARTHA'S INTENT

是为什么在佛教中，佛教徒其实更常讨论“生”。通常我们人类更担忧死亡，但佛教徒其实同样担忧出生。龙树的《亲友书》中有一句偈颂说“请警惕出生”，那很有道理。一旦你出生，就没有选择了。而你确实已经出生了，现在你我都没有选择，你我都受制于“生”，因此也都受制于“死”，那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我说的“独立”的意思。

是的，中观是一种真理，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中观。这部教文绝对不是“非中道”的，它绝对合乎中道，因此它是中观。这是对般若等佛陀教法的释论，毫无疑问。但是我想提问者说的是“中观宗”，这是在龙树、圣天、佛护、月称等人之后出现的宗派。如果你说的是中观宗，那么弥勒菩萨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群人。佛入灭很久之后，印度出现了一所伟大的大学，叫作“那烂陀大学”。现在大多数藏传佛教教导的内容都源自那烂陀，我想中国的情形可能也类似。虽然我对汉传大乘佛教所知有限，但是像玄奘，他绝对是那烂陀大学的校友。因此，那烂陀大学对佛学的论述拥有很大的影响力。那烂陀大学有藏族人所谓的“佛法的两大车轨”的创始人或两大论师，一位是龙树，另一位是无著或弥勒。这部论典是弥勒的论著，因此我们不会说这部论典是中观应成派或中观自续派，它与中观派无关。

我很抱歉要讲到这些术语，不过没办法，这类教文总是伴随着这些术语。

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

在这一品中，我们试着继续讨论大乘。昨天我们谈过大乘，讨论了“大”的定义；今天我们再度谈到大乘，试着解释大乘何以具足一切能够摧毁染污之



SIDDHARTHA'S INTENT

根源——执著——的成分，大乘具足能引你达至解脱的所有要素，这是我们需要听闻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们听到的这个讯息很重要，因为我们经常听到矛盾、相互抵触的讯息，这是佛教的典型特征。佛教总是具有挑战性，因为归根究底，佛教真正关注的就是实相。真的，实相是根本。佛教真的不是某种政治形势的副产品，知道这一点很重要，请记住这一点，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宗教是那样的。我有时看那些谈话节目，那些专家们谈论宗教时会说：“基本上所有宗教都一样。”绝对不是！我不同意那种说法。当然，如果我受邀参加一场大型宗教会议，我或许不得不说“是”，因为我必须表现得得体，但是虽然各个宗教表面上一样，根本上却是不同的。基督徒说“不要偷盗”，基督徒说“爱你的邻人”，穆斯林说“不要撒谎”，佛教徒也说同样的话，所以表面上或有很多相似处，但是根本上非常不同。

这造成很大的差异。像是基督徒会谈诱惑，他们会说：“引起欲望的所有这些事物都是不好的。”“它属于魔鬼非常邪恶，很糟糕。”“听从、放纵欲望是有罪的。”表面上，你也会从佛教徒那里听到类似的话，但关键是，在佛教中，尤其是在大乘佛教中，我们之所以需要舍弃令人渴望的事物，根本上是因为它们都是幻相，而不是因为它们真实存在，这是佛教徒和基督徒的区别。有很多其他宗教试图摆脱某些实在不好的事物，佛教徒却会说：“但那不是真的不好，那只是一场梦。”了知那是幻相，即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回到做梦的比喻，假如你梦到一只大蜘蛛强暴你，是的，你可以摆脱那只蜘蛛，你可以赶走它。但是如果突然间你知道这是梦，也许你可以跟那只不存在、却又貌似存在的蜘蛛玩耍。佛教就是这样教导的。



SIDDHARTHA'S INTENT

有时候我听这些谈话节目的专家们说“所有宗教都有暴力的一面”，这绝对不是真的，因为当我们谈到暴力时，总会谈到得与失，不是吗？你想得到某些东西，所以努力争取它。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佛教徒都很好，绝对不是。我总是可以自愿出列，我就不是一个好佛教徒，我可以变得暴力，我可以很会骗人等等，但是我说的的是佛教这条法道。并非所有宗教根本上都是暴力的，例如佛教、耆那教就不是。诉诸暴力是为了获得某种政治利益，而我们的大老板释迦牟尼佛却抛下了一切。他曾经拥有想要的一切，他有孔雀、大象等等，什么都有，但是他却离开了。他有何理由使用暴力呢？不是为了领土，他并不追求领土，他和堂兄弟之间没有任何纠纷，他不是率领某个族群或部落的领袖，那不是他的目标，因此不可能是暴力的。虽然你总是可以比喻说，空性是最大的暴力，因为空性摧毁一切。我想这就是问题所在，有时这些所谓的宗教专家听到“阿罗汉”这样的词——“阿罗汉”的意思是杀敌者、摧毁敌人者——他们就会说：“看！佛教徒也是暴力的，因为他们说到杀敌者。”但是在佛教历史上，佛教的主要敌人是无明，无明存于你自己心中，是你必须搏斗的对象。

因此，通过学习这类典籍来理解根本的见地，非常重要。如果你想要学习基督教，你会读《圣经》，试着去看那里写了什么。如果你想要学习伊斯兰教，你会研读《古兰经》或《圣训》，而不仅仅是听一些阿訇或牧师的谈论或评语。一般人可以那样做，但是我们这些佛教的利害关系人、持举法教者如果真的想要了解佛教的根本内容，阅读一些《大乘庄严经论》这类经典教文会很好。





SIDDHARTHA'S INTENT

第四讲

现在继续多讲一些大乘佛法的内容，以证明大乘佛法是佛陀的教法。

从智慧、见地的角度理解佛教

某种程度上，佛教的研习和修持正在走下坡，在很多不同方面都在走下坡。我说的不仅仅是佛教徒失去了大量领土——新加坡的邻国印度尼西亚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佛教国家，阿富汗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佛教国家，而大学者、大圣者、大论师兼弥勒传承的继续者世亲来自巴基斯坦。从疆域的角度来说，佛教徒失去了很多。但是谁在乎领土呢？也许那不是那么重要。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佛教徒重视智慧和慈悲，尤其看重见地，而这确实正趋式微，这很危险。

人们谈论宗教时，往往会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思维——基于某种信念的伦理道德。因此，即使在很传统的佛教社会，像是汉地和藏地，谈到身为佛教徒时，我们不得不用自己所理解的佛教徒来思维。我们总是在谈方法：你多久禅修一次？你吃素吗？你是非暴力者吗？你上寺庙吗？如果你稍微擅长评估什么是佛教徒，可能会问：你受戒了吗？你遵守某些行为准则吗？我们从未真正从见地、智慧的角度去思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智慧非常难以估量，询问“你每天都禅修吗？”相对容易些。

理想上，佛教徒之间应该问的是这样的问题：你今天吃早餐时有没有想过，过去显现的一切、正在显现的一切、我们正在投射的一切，都只是投射，并非真实？我们不那样说。“你是谁的学生？你必须禅修吗？”我们谈的总是关于修持数量和饮食方式，我们没有从智慧的角度思维。甚至像大乘必须回答的“大



SIDDHARTHA'S INTENT

乘是否是佛陀教法”这类问题，我想许多佛教追随者都不太关心，但是实际上它很重要，我会告诉你原因。

如果你正在追随一般的佛陀教法，那么如果你杀人、偷盗或说谎，很容易会听到“你正在做错事、造恶业”这类话语。但是在大乘佛经和论典中都一样，菩萨真正应该避免去做的只有三件事，就是贪心、害心和邪见，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只要能利益有情众生，不仅不是恶业，反而会累积更多善业。然而如果你告诉一般听众这一点，他们不会相信：“真的吗？我其实能够通过偷盗累积福德？”“你说我其实能够通过说谎累积福德？”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凡是让你更加远离究竟见地的事，都是恶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些关于难以表述的菩萨行的故事。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出离被认为是好事，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谈论某种形式的出离。佛教徒也喜欢谈出离，而谈及出离时，我们的偶像总是一些出家人。对佛教徒来说，我们有舍利弗、目犍连、阿难等人，三衣一钵，赤足托钵。在缅甸、斯里兰卡，他们依然如此乞食，并且只乞自己所需之食。这些全都符合普通人的思维。但是当你探讨大乘时，观音有耳环，文殊有宝剑。他拿剑干嘛？那不是暴力吗？文殊穿戴华服珠宝，头发用各种洗发精洗过，还有香水等等，惊人的富裕。如果你们看看古代中国人绘制的菩萨像，菩萨非常富有，非常丰富多彩多姿。其中很多菩萨有不只一位妻子。他们享用美食，他们有坐骑——你我可都没有大象当坐骑。要知道，峨眉山的普贤菩萨有一头巨象，那就等同于一台纯金打造的劳斯莱斯，非常富有。文殊有狮子，而且文殊有爱人妙音天女，有那一切。因此，会存在这类问题是可理解的：“这听起来可不像佛教。耳环、鼻环、大象坐骑……这些是什么？这听起来完全不像佛教，这不是佛教！”但事实



SIDDHARTHA'S INTENT

上，这里大乘正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实相：束缚你的不是妙欲境，而是你对妙欲境的执著。当今时代的人们需要理解这一点，这极为重要，这是真正弘扬和继续佛法的一种方式。

我相信你们有很多人都不想禅修。也许在这周末之后大约一个星期里，你可能会想要赶紧补做一些禅修，但我几乎可以保证，一周后你就忘了，你再也不会禅修。我还确定你们有些人有佛像，而你甚至好几个月都不看它一眼，尽管佛像就在你的起居室里。而且我肯定你们许多人都有奇怪的习惯——打麻将、赌博，我确定你们会说谎、骗人，我不想一一列举，我相信你们的脑袋里正想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们对佛、法、僧怀有某种敬仰，尤其对空性、缘起等见地怀抱渴慕之情，那就好，那真的很好。那是大乘能说的，因为如果你需要被评判，如果只以伦理道德和表面的外相、行为来评判修行者，会很难；那么就不可能实践佛陀的究竟教法，会很困难。我不是说没有人需要那些，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出离等等，出离是必要的，但是修持出离的方式可以更广大、更健康、更简单、更实际和更有益。毕竟，这应该是所谓的“善逝”，藏语是“德谢”（*bde gshegs*），意指“大乐之道”，基本上没有自我鞭答。鞭挞自己不是重点，事实上甚至是被劝阻的。试图回答“大乘是否是佛陀教法”这个问题的要点以及回答过程，包含了很多智慧，是我们无法忽视的。

意乐及宣说，加行与所依，时违故下劣，彼乘唯下劣。

契入自之经，现调自烦恼，甚深广大故，不违于法性。

寻思依不定，不遍俗弱者，凡夫许所依，故彼非彼境。

广大甚深故，成熟无分别，故此所说二，乃无上方便。



SIDDHARTHA'S INTENT

让我再多讲一些偈颂。说一切都是空性，说轮回与涅槃并非真实存在，说因、缘、果都是幻相，这些都是究竟的表述。相对上，大乘从不否认这些；相对上，一切皆如其各自显现的那样，相对存在，并且其秩序、功能、用途都不是混乱无序的。这就是为什么“空性说”与一般教法中的“无我说”，并不矛盾。基本上我们说的是，无我的思想获得扩展，更为广大。

另一个原因是，声闻乘非常着重实现个人的解脱（别解脱），但是就连声闻乘也相信，佛陀不但实现了个人解脱，佛陀也解脱众生。佛陀的功德与事业解脱一切有情众生，大乘法教是解脱有情众生的车乘和方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大乘必定是佛陀的教法。

这里也一样，如果你不熟悉这类表达，可能会觉得有点难懂，但基本上我们说的是，撇开个人的解脱、只解脱自己，一旦说到圆满证悟，即证得佛果、佛的境界时，如果没有希求一切有情众生证悟的菩提心，根本不可能做到。当一位菩萨修持菩萨道时，作为菩萨，必须放下自和他的观念。如果仍有“我是已经证悟的个体，他人是尚未证悟的有情”这样的观念，那么这个人就还没有克服轮回和涅槃的二元对立。因此，基本上，要成佛就必须超越证悟者和轮回众生的分别。单凭这一点，大乘必然是一条真实有效的法道，大乘必定是佛陀教授的。

忍受空性

众于非彼处，怖畏受逼恼，积非福大罪，历经久远时，

无种姓恶友，未积善学修，由怖畏此法，从此大义堕。



SIDDHARTHA'S INTENT

彼外余非有，极深随行故，种种众多门，恒常而宣说，

非如所说义，佛密意极深，智者如理观，终不惧此法。

接下来在谈论一种忍，这里弥勒在解释为什么佛陀向一般听众讲法时，并非所有闻法者都能接受大乘法道。昨天我们谈过菩萨的类型，弥勒对此进一步做了些阐述。

在一部佛经里，当文殊菩萨讨论空性时，据说有五百位阿罗汉因为难以承受这个教法，于是心脏病发而死亡。你们可能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事。即使当下正在发生的情况，也无疑证明了我讲解得不好。我肯定讲得不好，否则就是你们其实都证悟了，因为在我讲解的时候，甚至没有人更接近死亡，甚至没有人对空性感到震惊。

接受空性，需要的就只是大量的听闻、大量的思维、大量的研究分析，当然还有修持。这不是新现象，长久以来，各地一直都是如此。比方说，大乘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我对此很感兴趣，虽然我对中国史、语言史和细微意涵的历史所知有限，但是我猜，孝顺、区别善恶、做正确的事、尊敬长辈和领袖等等的孔子的价值观，全都会影响对空性的理解。我不是说他们不理解，只是文化会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当然，这么说可能不公平，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不二的概念是印度的产物。印度人的心灵有这种文化性的东西，尽管我觉得他们正在失去它。如果你仔细审视印度文化，任何被视为坏的，会突然变成好的；任何被视为好的，会突然变成坏的。



SIDDHARTHA'S INTENT

有一次我去南印度，整个飞机上满是跨性别的人，全都是。他们很显眼，都穿着白色衣服等等，我搭的飞机上满满都是他们。我非常惊讶，因为有时候印度人如果在街上遇到这些跨性别者，会抓狂，几乎像这些人是某种噩兆一样，他们被认为是贱民中最底层的人。然而，当我问这些人他们去哪里、做了什么时，得知他们刚受到一户非常富有的家庭的邀请，那个富人家的儿子结婚，他们受邀在婚礼中祝福新娘和新郎。就这样，突然间他们成为非常吉祥的事物。

还有很经典的事物，像是象鼻天。新加坡有很多的象鼻天，即象头财神。这实在让人惊奇，象鼻天竟然骑着老鼠，象鼻天的坐骑是老鼠，太有趣了！这不太合理，因为从数学角度来说，老鼠骑大象才符合我们的思维。如果是大象骑老鼠，老鼠死定了。可是印度人的思维却能容纳这样的事情。

背景、文化的影响真的很大。我总是稍稍调侃我的许多印度朋友，但主要是刻薄，因为他们忘记了佛陀，他们正在失去不二。然而印度确实有那种不二的氛围，你仍然时不时会发现它。

我在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如今佛教正在茁壮，西方等地对佛教开始感兴趣。佛教学者应该对此给予一些关注，这会很有趣。我觉得很多西方知识分子都喜爱“空性”、“相对”等概念，尤其是物理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能谈论这些。基本上，比较容易谈论空性，像是“一切都是你的投射”、“投射并不真实”等等。但是如果你真的彻底探讨不二的核心要点，我不知道有多少西方人仍然能够接受不二。

举例来说，有很多西方人，甚至是佛教徒，很难理解转世——即前世、来世——这类事情。即使是所谓的佛教徒——新佛教徒，美国、欧洲佛教徒——



SIDDHARTHA'S INTENT

不知为何，他们很多人甚至认为转世这个观念有点来自印度教徒，或者尤其受到藏族人的影响。你们知道，藏族人会谈论转世。当然，整个藏传转世体系也把事情弄糟了。转世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对我来说，这就证明了西方对空性的理解尚未成熟，因为正如龙树所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对那些不只是部分接受、而是完全接受空性的人来说，一切都可接受，一切都是可行的，因为没有任何心智健全、头脑清醒的大乘佛教徒会说转世是真实、究竟的存在。记得吗？甚至连轮回都不存在，甚至连涅槃都不存在。所以，我们何必执著转世？那是小事。

然而，结合世俗谛与胜义谛并非易事，忍受“空性”这个概念相当困难。在这里，弥勒概述了有些人无法接受大乘是佛陀教法的几个原因。有一次我在加州就有这种感受，当时我坐在一个人的车里，他开车载我很长的路途，我不太认识这个人。总之，他在车里播放我的教学录音，而我讲的东西我自己一个字都听不懂。顺便说一句，这很好地证明了业力——你们这些人欠我某些业债，所以这个周末你们没有在商场、游泳池等地做很多有意思的事，却在这里尝试理解这些深奥难解的东西。这也是因为空性，一切皆因空性而得以运行。总之，不能忍受空性理念，是无法接受大乘的其中一个原因。

问答

问：您提到实相是佛教的根本目标，您也讲到二谛，以及胜义谛这个见地如何呈现与不足以呈现实相本身。那么如何证得实相？如何体验这个超越概念、空间和时间的实相？如何超越智识而真正体验？



SIDDHARTHA'S INTENT

我想今天上午已经讲过这个，我们谈的是方法，希望弥勒会给我们一些主意。我们才刚开始，不是吗？肯定是有方法的。今天上午我已经简单解释了止、观等方法。

问：如何实修这些非灰姑娘式的空性教法？在身体因为疾病而极度疼痛时，如何修持？

甚至不必是极度的疼痛，可能只是某处的小痘痘，像是在你屁股下面或某处有个很痒的东西，当你有那种情况时，我想念诵“无鼻、无耳、无臀、无痘”不会有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此受制于外缘，我们非常受到条件制约。比如，与杜拜或加州的孩子相较，痘痘带给巴西或孟买贫民窟孩子的烦恼可能较少，虽然杜拜或加州孩子的痘痘可能比孟买孩子的痘痘小得多，但是痘痘发痒却会让他们更为烦恼。

因为我们一直受制于外缘，因为我们是因缘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只须逐步处理这些因和缘即可。也许这听起来像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斗，但其实并非如此，这取决于你有多擅长运用方法来对治这些习气。我们的心是可以被训练的。若有其他事情，像是好消息或更坏的消息，你会很容易忘记困扰你的痘痘，这就证明了心是可以被训练的。

但是我不希望人们认为，只是因为听了一两天的空性教法就可以立即运用它，这种快速解决、立即止痛的方法可能并非人人适用。这取决于你，你是否真的善于全心全意地完整运用这个方法？对那些所谓的上等根器弟子，也许会管用，但是那样的修行人或弟子非常稀少，我们大多数人必须一步一步来。因



SIDDHARTHA'S INTENT

此通过修心，可以慢慢提高我们对空性的理解。这样一来，渐渐地，无论发生什么，不仅能够忍受大多数的外内密剧烈痛苦，实际上还能视之为幻相，因此你甚至不必有“忍受”的负担。我相信通过修心，这一定会发生。

问：如果佛陀没有二元分别的智慧，那他如何拯救或帮助有情众生？

这是一个经典的问题，我要藉此机会，再次谈谈大乘。记不记得我们有这个挑战：为何大乘确实是佛陀的教法？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一下，因为这很重要。

现在我们在谈论佛。同样地，一般人和大乘对佛的理解不同，差别很大。一般谈到佛时，往往指的是这位印度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尼泊尔人。如果他今天还在世，会持有尼泊尔公民护照。他于尼泊尔蓝毗尼，生为王子；性别男性；种姓是刹帝力，即武士阶层；母亲是摩耶夫人，父亲是净饭王等等，年代大约是两千五百年前。这些基本上是指一个人。他厌恶一切无常、一切皆幻的事实，所以他认为：欺骗自己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不能将自己从这生老病死的现实中解脱出来，我又如何能帮助自己的孩子、妻子、父亲、母亲？因此，这位王子偷偷离开王宫去寻找实相，他找到一些老师，在他们的指导下禅修了很多很多年，最终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获得证悟。之后，应帝释天和梵天的请求，佛陀开始传法，从鹿野苑开始，到灵鹫山等地，最后在大约八十岁时，于毘舍离入灭。一般听众是这么理解的。而如果你是和大乘佛教徒谈这个，大



SIDDHARTHA'S INTENT

乘佛教会说这全都是一场表演。《方广大庄严经》⁴有点像是佛陀本人的自传，是佛陀一生的故事。《方广大庄严经》的经名被译为 *Play in Full*（方广游戏），它是完整、彻底的游戏，完全是一场表演，目的是为了利益有情众生。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佛陀是觉醒者，他不分别受苦的无明轮回众生和离于无明痛苦的圣众，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虔诚信徒，基本上佛是我们对“佛陀的投射”的投射。我们对“佛的投射”的投射是：他是慈悲、全知、全能的，他看见有情众生，他看见苦，于是教导我们苦因等等。这是基础的大乘探讨方式，完全关乎那如何是你个人的投射，这相当重要。一般而言，佛总是指那位历史人物；而在大乘中，该历史人物当然是一个示现、一个化身，是一种显现，真正的佛在你自己的心性当中。因此，两者有所不同。

当我们讨论心的究竟本性时，我们不谈时间、空间，我们谈不二。正是这些要点，让佛教变得相当复杂且非常深奥，但是它很关键。因为，如果不谈这些，如果不是这样，佛教所说的佛和有神论宗教人士的创世者、全能之神就没有区别了。佛教徒不接受有一个真实存在、存在于外的救世主，因此基本上有佛陀自己的看法，还有我们对“他的看法”的看法。佛陀自己的看法如何，我不知道，我们不得而知。如月称所说，那是无法臆测的。像我们这样的迷妄众生，使用这种迷妄有限的语言，我们甚至无法稍稍领会佛陀这种证悟者的方式、作用和事行。我们能用的唯一合适措辞是，佛任运示现悲心，那是由其对不二的了知中所涌现的悲心，这是我们唯一能说的。

⁴ *Lalitavistarasūtra*，汉译有两个版本：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唐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



SIDDHARTHA'S INTENT

不过，我们可以谈谈我们对“佛的投射”的投射。我们可以通过禅修、忆念佛陀、祈愿、祈请加持来和佛陀沟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投射而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亲口说过：“凡于心中起净信，彼人面前即降临。”你一想着“佛坐在这里，他正在加持我”，他就在这里。那是你的投射，而我们用自己的投射沾染了这位佛，认为“他知道我的问题”，仿佛问题存在，这就是其运作方式。

如果你们想对此再略作探究，弥勒在《宝性论》里解释得很清楚，有一个非常优美的例子，我可能记得不全面、不准确：一个乞丐看见众神之王帝释天坐在宝座上的倒影。帝释天坐在宝座上，乞丐不敢向上看，但是地板上有帝释天的倒影。这庄严优美的身影深深吸引乞丐，于是他问周围的人：“这是谁？”“这是天界之主帝释天。”“我想要成为他那样，怎样才能做到呢？”周围的人说：“这不是无法达成的，你可以做到。如果你想要，你确实可以达到那个境界。”于是乞丐更激动了，“要怎样做呢？”“调伏你的心、行善、不作恶、持戒、布施等等。”因为乞丐真的想要变得像帝释天，于是他非常精进，按照法道行持一切，最终达到那个境界。这是弥勒的教授，弥勒说：首先，帝释天的影像甚至都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一个倒影，它甚至不会想：“那个乞丐在看我，我要好好表现，这样他才会受到启发。”倒影没有这么想，但是乞丐感到激动，想要变成像帝释天一样，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乞丐没有那个想法，就没有意义了。希望变得像这位雄伟男子一样的这种激动感，就是我们说的佛性。因为想要熟识这个倒影的愿望，于是运用这所有的伎俩，像是打坐、布施等等，从而确实达到那个境界。祈祷和加持就是这样起作用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SIDDHARTHA'S INTENT

同样的，尤其在大乘中，佛教徒并不相信要向一个外在的神祇祈祷且最终获得他的应答。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佛陀肯定非常耳聋，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祈祷，而大多数祈祷都没有获得真正的响应。祈祷是按前述方式起作用的。

问：如果激励自己修持和认为证悟存在是一种无明，那么什么是证悟？我们又为何而修持？

目前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是：证悟就是没有痴迷和焦虑，没有不确定感——也许“不确定感”更好。不确定感是最大的苦因，它确实是。我们从来不能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多数时候只是瞎猜，我们只是不得不相信某事将会发生，这是胡乱臆测，背后有一种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感，与无明——即痴迷——有很大关系，从中解脱是非常可能的。

再一次，我们必须真正开始理解：证悟真的不是某种实有的状态或某个国度、某种转换；基本上，证悟是一种迁移，一种维度的迁转。这种迁移是可能的。目前你是人类，你通过某种维度观看世界。这种维度的形成受到很多事情的影响，包括你的教育、你的父母、你的社会、你读过的故事书、你受过的教学等等，你通过所有这些来看待世界、与世界互动，这就是你具有的那种维度。基本上，证悟就是从那种维度迁转，这是可能的。当这发生时，可能是非常大的变迁，可能是十分巨大的转变。

你需要的就只是略微窥见一个标示，而你通过听闻和思维来学习这样的标示。比方说，结婚四十年之后，你突然发现另一半有尾巴，就这样，你有了一个不同的转变，你对丈夫或妻子的看法转变了，“天啊！他是谁？”尾巴，只是



SIDDHARTHA'S INTENT

一条小小的尾巴，就能转变你对他的看法。就像那样，现在我们看着这个维度，可以说我们假装这是合理的。然而，可能发生某些事，然后它就变了，于是我们会说：“我怎么会买那个东西？我为什么待在这里？我为什么从上面穿衬衫？我为什么要熨烫我的内裤？”所有这些痴迷和我们做的小小事情都可以转变，而那种转变，尤其是永久性的迁转——即证悟，是非常可能的。





第五讲

善知识

不包容、不能忍受广大的空性见，不能思量、消化空性见，这是无法接受大乘的原因之一。还有另一个不容易接受大乘的原因是，缺乏善友（*kalyanamitra*），意即缺乏善知识。也就是说，人会受到朋友或同伴的影响。这点很重要。友伴要么具有极强的二元分别心，比如对错、好坏之分，要么同样不能忍受不二。

实际上，这也是对大乘老师的描述。大乘老师最重要的资质是什么？如果你在找一位大乘大师，你真正应该寻找的是什么？当然包括慈悲、持戒、学识渊博、受过教育、容易亲近、语言，这些都很重要，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位大乘老师有多少的体悟，这位大乘老师具有多少不二的财富。如果你碰巧遇到一位大乘老师，他衡量你是基于你有多么慷慨、多么安忍、持戒有多严格、是否精进，甚至包括你是否保持正念，但是如果这位老师不太担忧你的智慧，那就不是真正的大乘老师，因为他并不真正重视大乘的根本核心教法。这是很重要的信息。

当然，很难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富有不二的财富。其实很多佛经都有讲到这一点。佛陀说过，在未来的末法时期，你应该像礼敬佛那样礼敬那些教导你佛性、如来藏或空性教法的人，他们是如此珍贵。这是佛亲口说的话。因此，谈论善知识时，其实谈的是你的善友或善师能在多大程度上带你进入不二的世界。



SIDDHARTHA'S INTENT

福德

接着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福德。福德是如此之重要。

福德和业债有些类似，业债是有点负面、贬义的用语，可以说福德是一个较好的词。比方说，我没有福德。当我决定讲《大乘庄严经论》时，我意识到自己几乎快三十年没有打开过这本书。就像很多其他这类课题一样，为了讲这门课，我必须做更多的研读。来到这里之前，我必须读一下这部论典，而它是如此无趣，非常艰涩，不容易——因为欠缺福德，所以没有乐趣研读。但是像村上春树的书，我却可以一口气读上二三十页，甚至连上厕所时都带着。其实没有多少内容，连续读上五十页之后，还是关于有人在做三明治或是依然在等待一只丢失的猫之类的，可是因为我欠了村上先生的业债，所以不得不阅读这些奇怪的书。他有一些书和这本论典一样厚，而且大多数的书都很疯狂古怪，比如书里的人会 and 猫、狗说话，但是因为我欠了他的业债，所以乐此不疲。基本上，这就是缺乏福德，让我们陷入无法思量大乘教法的境地。

实修方式

因此，弥勒在这一偈中说：要保持正念，要保持警觉，也要试着领会大乘教法的深义。如果你分析并稍微留意大乘教法，如果你花些精力思维大乘教法的文字，大乘教法的字字句句无不启发你、鼓励你、令你惊叹。所以，要提起热情，发愿踏上这无量的旅程，这广大无垠的大乘之道、大乘之旅。



SIDDHARTHA'S INTENT

为此，我们需要超越——“促柔通瓦”⁵，这是一个术语，我在尝试妥善翻译这个词：安适或满足于显然可见的现象，满足于今生，甚至没有一丝好奇心去看在此之下、超越此的现象。我们现在谈的是凡夫。是什么使你不殊胜？这相当重要。如果有机会，人人都希望变得殊胜、精纯、无染。如何让自己殊胜、精纯、无染、不可败坏、不可操纵、真实？如何做到？通过不安于或不仅仅满足于显然可见的今生、你的所见所闻，至少发愿要超越这个范围，要超越今生，要看见超越这些的事物。不仅满意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事物的显现方式，而是真诚地希望能见到实相、接触实相，从而把自己从所有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并且也将一切有情从所有的不确定、焦虑、疼痛和各种苦中解脱出来。

如何把这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是弥勒提出的实用建议：试着提起热情或兴趣，甚或只是纯粹的好奇心，去看见事物的本貌，而不只是其显相。

通常我们看着事物时，会认为它们持久恒常，我们就是这样投射的。而这不是实相，这与实相相反，事物并不是恒常的。这是我们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就是这样逸离了实相。

另一个错误是非常个人的：看着污秽的事物，却视为洁净的。这尤其在谈我们人类看待自己身体的方式。基本上，身体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衰败的现象。身体是由血液、皮肤等各部分组成的现象，如果把它们分开，身体没有哪一部分可以视为清净、无垢、无秽等等，但是我们确实抱持这种持续的妄想，认为身体是干净的。基于此，我们对自己不断退化、不断衰败的身体具有持续的执著，这逐渐把我们引入不必要的失望中，因为身体终究要报废的。

⁵ *tshu rol mthong ba*: 只看这边，指凡夫。



SIDDHARTHA'S INTENT

这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于是我们看着根本上是苦或苦因的事物时，不会视其为苦因或苦本身，反而迷妄地把它们当作幸福、乐趣、快乐，于是我们付出所有的精力和时间，试图获得自己认为的幸福快乐。实际上，那即使不是明显的苦，也必然是正在形成的苦。这是第三种错误看待事物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错误看待事物的第四种方式是，每当我们与世界互动时，我们看见事物、听见事物、品尝事物、评价事物，却忘了没有任何事物具有真正、独立、坚实或本俱存在的自性，反而持续迷妄地认为它们具有某种宝贵、恒常、可靠、无欺的实体。这种错误见地显然会将我们带入另一种失望之中。

我们应当知道自己总是以错误的方式看待事物、和事物互动，因此让自己陷入麻烦。我们应当进而产生动力想要超越那些错误的看待方式，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发愿，愿自己能习惯性地完善自己对实相的探求，并增强对理解实相的渴望。

无量的态度

接下来是无量的态度，这是大乘很重要的教法。可以说，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大乘的特性。无量的态度也与见地密切相关。举例来说，我们凡夫会认为“令一切有情证悟”的这类修持太过理想主义，无法达成。“一切有情众生？你确定吗？不只是我们？这已经很多了。仅仅是让我的一个朋友证悟就很难了。也许我今天能说服他，可是明天他又不在状态内了。”所以，单是让一个有情众生证悟已经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大乘却在谈“一切有情众”。



SIDDHARTHA'S INTENT

实际上，大乘的菩萨，例如地藏菩萨，就曾著名地发愿说：“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几乎等同说：“拜托，我不想证悟。”因为度尽众生得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你从一般的角度来想：“那只是玩笑，那只是譬喻，那只是诗意性的讲法。换成让所有佛教徒都成佛怎么样？那可能比较可行。”但其实就连那也并非真正可行。然而，我们不应该那样想。

大乘的特色、策略、特性总是不可估量的：见地无量，动机无量，愿景无量。我们从来不会想：“为了利益五个众生，我要做某个修持。”我们总是说“为利一切有情众”，这是因为大乘之道总是伴随着智慧——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从智慧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运用智慧，“一切”和“一”毫无分别。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只因一个有情就感到畏惧，一个人也可能很容易对解脱一切有情众生充满信心。一切和一、对与错、黑与白，正是所有这些二元分别使我们软弱，使我们怯懦，使我们心胸狭窄。

这里是新加坡，这是一个管理者、领导者之都。我相信这里有很多商业管理、领导力培训、管理培训。菩提心的修学其实是一种领导力培训。领导者应该具备什么？领导者必须具有远大的愿景。你必须有做数百万生意的远大愿景，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你只计划做十元的生意，那么可能你只会做成五元的生意，那实在没多少。而在这十元当中，即使损失一元，你也会很痛苦，因为它占那十元的很大一部分。你目光短浅，因此成就微小，而且会遭受更多的苦。但是如果你有远大的愿景、远大的视野，就会生起勇气。

因此，菩萨带着这种无量悲心、无量慈心、无量喜心、无量动机，菩萨带着这种不二的见地，前行在菩萨道上。那么即使不时有些损失，不时被老虎吃



SIDDHARTHA'S INTENT

掉身体的某些部位，失去几公斤黄金、家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这种勇气同样非常重要。

像你我这样的人，我们的思维非常非常狭小，只考虑今生。对有些人来说，比如我，今生已经过半。现在很难活到百岁，不是吗？我们只考虑今生这短短的一生，然后试着做计划。对那些接近死亡的人而言，远大的愿景应该是真正的好消息。比方说，如果你快要死了，因为你老了、病了，因为你最近被诊断出得了某种病，只有五个月可活，而作为菩萨，你的愿景是令无量的一切有情众生成佛，如果能生起这个想法，那么尽管你的这一生只剩下五个月时间，但这一生并不是你唯一拥有的一个生世，为了利益有情众生，你将有无数的生世。因此，即使在这个层面上，我想菩萨也会生起勇气。

这里谈的是大乘之道，而大乘之道是菩萨道。菩萨的意思是勇士。菩萨的藏文是“强秋森巴”(*byang chub sems dpa'*)。“巴沃”(*dpa' po*)的“巴”就像梵文“维拉”(*vīra*)，指勇士、战士。勇士的态度来自这种无量——一切有情众生，不单是一个或两个，而是每一个有情，包括你认识的人、你不认识的人、陌生人、昆虫、过去的众生、现在的众生、未来的众生等所有的众生，要生起那种广大的态度。

问答

问：有没有集体层面的业，像是团体、家庭、国家的业？如何避免它？

是的，有部分是共业，所以有共的现象。但是一个强大的业、强大的业果，也可能回遮、改变、操控整个共业。那是可能的，不论是以一种好的方式，还



SIDDHARTHA'S INTENT

是坏的方式。甚至因此而据信，比方说，如果你是这个城市唯一真正生起菩提心的人，哪怕只有五分钟，并且你含摄这个城市的所有众生而禅修菩提心，确实会产生影响。由于菩提心是以实相为基础，所以菩提心这个缘极为强大。和其他的业不同，菩提心的力量非常强大。基本上，当一个缘越是接近实相，力量就变得越强大，这就是为什么菩萨的发愿被认为非常重要，尤其是初发心的菩萨。

是的，共业绝对有很大的力量，看看现在发生的事——川普，就是我们的共业。但是就个人而言，川普的出现则是因为各自不同的个业，例如有些喜剧演员就玩得很开心，因为终于有人可以拿来贫嘴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事情很难说。才几年前，人们说乔治·布什是最愚蠢的人，但现在发现显然不是。所以这些事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也许我们很幸运有川普先生，谁知道呢？如果在场有美国朋友，刚才讲的也是为了稍稍逗弄他们。

问：关于建立这个广大的见地，我觉得思维现象的虚幻本质、把事物看作投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发现自己很难对川普等令人厌恶的幻相生起菩提心，我感觉需要先处理自己，我需要脱离这个牢笼。在某种程度上，我卡在声闻层次的发心，很难超越，很难生起慈悲心。对任何我认为愚痴的事物，都很难真正生起慈悲心。

我理解，我相信，尤其你刚好是美国公民。像是他说要建墙，那座他想要建立的墙是如此令人惊异，我都不知道他自己是否相信，但问题是竟然有那么多人相信。这几乎像是，即使听者和说谎者都知道这是谎言，但不知何故，业



SIDDHARTHA'S INTENT

报如此强大，以至于有人就是喜欢这个骗子，这是多么惊奇的现象啊！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需要真正慈悲对待所有无明众生的好理由，我是这么认为的。那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但又能怎么办呢？不过，我想从中会产生好的事情。





第六讲

还是在讲第二品，只是总结一下。基本上我们在澄清这个疑虑：大乘是否是佛陀的教法？接下来要讲的一点，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

轮回是持续性的迷妄

英语单词 spiritual（灵性的），这个“灵性的”系统或道，我不知道是否是正确表达“佛法”的措词。因为有这各种各样的观点：认为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认为佛教是宗教，或者认为佛教是一种方法等等，一直有这类臆测。那很好，应该继续保持那样。如今人们就只认为，佛教更像是关于心的科学。怎么分类都无所谓。我甚至会更进一步质疑，佛教是否是一种“灵性”之道，spiritual（灵性）这个词，源自心灵、灵魂等概念，在这种脉络下，把佛教看作一种灵性之道可能不太管用。

总之，不管是在谈论声闻乘、大乘、缘觉乘或菩萨乘，不管谈论哪一乘，终极目标都是要从这种持续的迷妄、梦魇与束缚中觉醒，那才是根本目的。这种迷妄的经历被称作、被命名为“轮回体验”。就是如此，真的就这么简单。当我们谈论轮回时，不是在讲某个存在于外、丑恶骇人的邪恶处所。你会一再听到这个说法，这很重要，是你需要了解的。轮回不是什么邪恶的东西，它只是一种迷妄，一种持续性的迷妄。因此，涅槃也并非某种神圣、超自然或非常特别的东西，涅槃不过是从持续的迷妄中觉醒。

当我们谈论迷妄时，也不是在谈什么神秘的东西——我们反复说过这一点。像是你的购物方式宛如自己会活上一千年的那种迷妄，有非常多的迷妄。



SIDDHARTHA'S INTENT

视作整体、恒常的迷妄

传统上会说：当我们谈论事物时，当我们看待事物时，我们总是把事物看成一个整体，我们看不到它的组成部分，我们不会把它分解开来看。去除这样的迷妄是修持内观的目的之一。如果你修持某些传统的内观——如果你想依止那些传统，我想缅甸等地可能有系统性的教授——你在那里不断地打坐、打坐、打坐，然后你开始意识到，其实并没有所谓“身体”这种东西，没有一个整体的身体。

像是握手时，我们认为手是一个整体，但其实并没有“手”这个东西，我们必须把它分解成皮、骨、血、肉、汗、指甲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那么作想，我们不会说：“我可以触碰你的汗液吗？”、“我们可以骨头碰骨头吗？可以皮肤触皮肤吗？”我们不那么思维，而是把手当成一个整体来思维，那就是一种迷妄的表现。但那是管用的，握手是一种重要的姿态，如果你没有在对的时间与对的人握手，你会陷入麻烦。事实上，国家可能陷入战争，就只因为这个称作握手的愚蠢现象，这是事物运行的方式。

并且，我们看待事物时，总是认为事物是一个连续体，换句话说，我们总是认为事物是恒常的。昨天我们都在这里，但是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是同一个人吗？“我昨天在这里，我是同一个人。记得我吗？我昨天在这里。”我们会这么想，认为自己是连续的、恒常的。这种思维角度也是认为有一个持续、恒常的人：你正在跟同一个人在说话；你是昨天存钱的人，今天你来取钱；用你的



SIDDHARTHA'S INTENT

银行卡或密码，你能证明你是同一人。我们不认为实际上昨天已经结束，它永远不会回来。相对而言，今天的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但是我们不这么认为。

我们有许多这类迷妄。迷妄的过患是造成不必要的期待、假设、希望和恐惧。我们认为是同一个人，执迷于我、计划、安排时程、退休金规划……不止于此，我们有孩子，然后有孙子，还需要计划他们的福祉、幸福。我们需要从这种持续的迷妄、缠缚中觉醒。因此，只要方法、手段能管用，并伴随着正确的见地、正确的动机和正确的行为，那必定是佛陀的教法。

关于性别的迷妄

《维摩诘经》对此做了如此美妙的阐释。有个富有的家伙维摩诘，这位大商人身体有些不适，于是人人都去探望他。佛陀也派弟子前往，但是起初每个人都拒绝去。在《维摩诘经》的中间部分，佛陀吩咐文殊菩萨前往，文殊决定前往，于是大家都很兴奋。这个维摩诘自大、富有、油头粉面的，他可能戴着钻戒、镶着金牙，总之就是一副有钱人派头，而且脸皮很厚，很聪明，总是不断挑剔。终于，也许他要遇到对手了，因为智慧之主、智慧菩萨文殊师利决定前往。所以每个人都决定：“我们也去！让我们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于是整个故事就此展开。如果你们有时间，应该读读那些美妙的故事。

总之，舍利弗也去了。舍利弗是一位比丘。在上座部传统里，僧人、比丘、受出家戒者甚至不可以单独在屋里与女性讲话。声闻乘中比较多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女性是被轻视的；男性，尤其是僧人，则受到尊敬。特别是舍利弗，非常受人尊敬，他也在那里。我有点记不清这个故事，总之在某个时刻，维摩



SIDDHARTHA'S INTENT

诃被女孩们前呼后拥着。其中有位美丽的天女，一个女孩，碰巧与舍利弗单独谈话。舍利弗已经有点不自在了，“我是僧人，而这里有个女性，现在该怎么办才好？”维摩诃有各种制造麻烦、考验别人的人，这女孩也是其中之一。总之，这个女孩很自信地走进来，同舍利弗讨论重要的话题。她力量强大，突然把舍利弗变成女人。舍利弗发现自己成了女人。这实在是个大灾难，现在该如何是好？大家应该读读这个部分，因为这或许是佛教最重要的其中一项教法。即使在当今世界中，依然有非常多的性别不平等，甚至像美国这种最自由的国家亦然。毫无疑问，在印度和中国这种父权社会中，有极多的性别问题。而在这里，你会看到最深奥的教法。当舍利弗说“这是场灾难，我居然变成女人”的时候，这位天女却说：“女人是什么？我没有看见有任何女人在这里！”由此开始，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性别的对话：性别是个幻相；男性、女性，这些都是缘起，纯粹只是一种幻相。所以你担心什么呢？

从这个故事能看出，大乘对性别的教法阐明了关于性别的迷妄。我们确实有与性别相关的迷妄。在我们拥有的各种迷妄中，性别迷妄是最强的其中一者。我们真的毫无理由就蔑视女性，只是因为文化的缘故。

我没有能力妥善讲解《维摩诃经》，尤其是在这点上，我只不过是藉此给你们举个例子。



SIDDHARTHA'S INTENT

大乘是佛的教法

大乘是把你从这种包袱、这种迷妄中唤醒的方法，因此肯定是佛陀的教法。为什么？因为佛陀传法的目的是为了把众生从迷妄中唤醒。如果大乘教法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怎能说大乘不是佛陀的教法呢？

要知道，大乘从来没说过声闻乘教法不是佛陀的教法，大乘也永远不会那么说。大乘接受声闻乘也是佛陀的教法。

《维摩诘经》的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声闻乘对教法的态度，——在声闻乘中，有比丘、戒律、性别差异、男性女性等等。但是在大乘里，性别被归结为幻相。如果你执著那种分别，你就被束缚了；如果你被束缚，就仍然是轮回中的众生，没有觉醒。

总之，带着广大的发心与愿景，我们不应该无法堪忍大乘这样的宏伟教法，我们不应该轻视大乘教法。

以上是非常糟糕地疾速掠过《大乘庄严经论》第二品的偈颂。如果在场有新来的人，我正在试图介绍弥勒教导的《大乘庄严经论》。

弥勒传承与龙树传承

开始讲第三品之前，我想稍微谈一谈弥勒传承和龙树传承。

这很困难，我会尽量讲得比较容易理解，但这样做总是有其风险，因为为了便于理解而讲得简单，真的会丧失许多深奥意涵。但是由于这次的听众相当多，我也需要讲给那些可能不太熟悉佛法的人听，因此我必须使它可以被理解。



SIDDHARTHA'S INTENT

那些希望更深入地了解的人，可以试着问我相关的问题，或者也可以向其他大堪布或学者请教。

我认为，让你们对弥勒传承和龙树传承有些许了解是很重要的。我不确定“传承”是否是正确的用语，让我从几个不同角度来讲。

我们先讨论一下“空性”这个词。ness（性）这个英文词缀也许没有完全表达出应有的意思。总之，当我们谈论空性时，并非纯然的否定，不是虚无所有的空，不是像火焰熄灭或水汽蒸发那样，我们不是在谈一种不存在的状态。

有一位争议性很大的印度哲学家——我觉得可以称他为哲学家——名叫奥修（Osho）。也许奉行强硬路线的佛教徒不会喜欢我引用奥修的话，但是奥修·拉杰尼希讲了一些有点意思的话，他说：佛教的“无”是一个很特殊的“无”。“无”，空性的那个“无”，如无眼无鼻等等，就是藏文的“东巴尼”（空性）。奥修说佛教的无是一个很特殊的无，因为在佛教的“无”中，包含着无数的“有”。这是一种相当好的诠释方法，有助你理解空性。

我在日本时，讨论过术语、用词。人类的交流方式十分有限。我们可以使用手语，但是最精致的交流方式还是语言。话语加上手语和肢体语言，真的可以非常令人困惑。有人与希腊人交谈过吗？希腊人说“不”时，就开始点头；而说“是”的时候，则会像这样摇头说“是”。那是他们的肢体语言，那也是一种习惯。我习惯与说“不”时摇头的人往来，我在这种习惯中长大，所以希腊人的方式让我非常困惑。这很重要，我没有离题，这真的很重要。语言是如此的困难。



SIDDHARTHA'S INTENT

即使身为藏族人，我也必须说，历史上的藏族人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就是翻译佛陀的教法。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个倾其所有于翻译佛陀教言的国家或者说社会。几乎可以说，藏文就是为了翻译佛语而设计的。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项工作。

每当我在日本教课时，十分有趣地，总是听到“努”这个字。日本人使用“努”这个字，而我听说中国人是说“无”。对你们新加坡人而言，“无”是什么意思？“什么都没有。”对菲律宾人或马来西亚人来说，“无”是什么意思？

总之，我只是想告诉你们，空性是非常难懂的词。如果我有三张嘴，这里一张，那里一张，中间一张，那么我会同时用这张嘴说“空”，用那张嘴说“满”，用中间的嘴说“双运”——同时说空的、充满的、双运。可惜我只有一张嘴，我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先说空性，要么先说充满，或者说空满双运，我只能选择其一。

不要担心，我马上就要讲弥勒传承和龙树传承了。这与弥勒传承和龙树传承相关。

就连读《心经》时，会读到“色即是空”，紧接着是“空即是色”，接着是“空不异色、色不异空”，所以佛陀从四个不同角度、从四个不同的方向教导我们实相。对此，我们暂且讲到这里，后面会再回来讲这一点。

现在让我们更加实际一点，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心。我们有心，不是吗？我们确实有心，我们正在了知，我们正在聆听，我们有身体上的感受，我们有心理上的感情，我们有觉知。但是这个心在哪里？它长什么样？是湿软的、海绵似的、圆的、扁的，还是方的？实际上你说不出来。它在哪里？它现在在哪里？



SIDDHARTHA'S INTENT

此刻你正在思考，你并没有停止思考，你现在正在思考，那么它在哪里？所以，觉知、清明、心的充满性与心的无是在一起的。难道现在你们不能感觉到吗？这与逻辑无关，这是显然的，这是不言而喻的。看！心在觉知。但它到底在哪里？心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心，你就和那桌子一般，什么都没有。心最重要，因为有心，你才有感觉。因为有心，你思考、阅读，并且倾听、交谈，这些全都起自于心，所以心是如此重要。现在就体验它，必定有什么东西在那里，但是又没有任何东西在那里，这个“无”和这个“有某种东西”是合在一起的。

为了解释这个，让我们回到空性的四个角度、四个方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是佛教的见地，特别是大乘佛教的见地。我们需要学习这个见地，而学习时，我们需要交谈。不幸的是，老师只有一张嘴，听众也只有一个心识，无法同时听不同的东西，所以你必须选择是要讲空性还是充满性。所以，空性——色即是空——那整个体系被龙树及其同伙详尽地著述、辩论、解释与教导，充满性则由弥勒进行阐释、著述与教授。密乘佛教中，密乘人士则很擅长讲述这个空与明的双运——因为我也是密乘追随者，所以讲一点那方面的东西，算是给密乘打广告。

我只是非常简要地讲讲，不要写下来，别说我讲了这些，这么说只是为了帮助各位理解。我不认为这么说有很大的错误，但是我做了很多简化：龙树一派大量讨论空性，而无著、弥勒一派则是大量讨论佛性。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去藏地，会发现他们热衷于谈论空性；如果去汉地禅宗大师那里，我肯定他们会大谈佛性。甚至在中国餐厅里，我都会看到大大的书法写着“佛性”。总之，有心那方面的东西，玄奘等大师是瑜伽行派的大英雄。



SIDDHARTHA'S INTENT

要知道，两个传承没有等级之分。怎么可以分等级呢？龙树和弥勒是同等伟大的菩萨，他们是同等的、非常殊胜的圣者。也许我错了，但是就人数而言——人数很重要，不是吗？——人数上，我会说“充满性”那一派的人数或许更多。整个中国、日本、韩国有许多那一派的人，说“空”的人也许少些，我不确知。

只是提醒各位，这部教文属于“充满性”这个类别。但是关于这个“充满性”，我要稍微修改奥修的陈述：在佛教的充满性中，有无数的“无”。所以请明白：这部论典中有很多的“满”，而每次我们在这里讲到“满”的同时，也未脱离“空”，丝毫没有。

三、皈依品

遍行承诺证悟胜，以四类性义差别，
为殊胜乘皈三宝，彼谓皈依之第一。
是因初此决定难，彼数千劫修行难，
成就利众义重大，故此大乘皈义胜。
行持救度诸有情，乘智遍行具善巧，
涅槃有寂平等性，当知具慧此遍行。
数喜希求大菩提，无有厌倦真难行，
成佛等同诸佛陀，当知具慧承诺胜。



SIDDHARTHA'S INTENT

现在开始讲第三品。第三品中，首先讲到皈依。现在我们要学习皈依——大乘的皈依概念，可以说是皈依的理论。我们不是在这里举行皈依仪式，而是在谈论皈依：什么是皈依？“我皈依佛”什么意思？“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这是什么意思？

大乘的皈依

refuge（皈依）这个英文词是可以的，但是它没有表达完整的意思。皈依有庇护所的意思——躲避危险和困难的庇护所。归随或寻求帮助的行为，一个安全处，这是皈依的总体定义。中文的“皈依”是什么意思？寻求帮助和依靠。依靠，我更喜欢这个用语。比方说，因为我一直在讲话，所以口渴，而我对于这是水没有任何怀疑，深信不疑。因为我口渴，我需要润口，而我相信这个东西会管用，如果喝下它会帮助我，我有这种相信与接受，我知道这是水、不是伏特加，这种信赖、这种接受，就是皈依的核心与根本原理。

由于这是一部大乘教文，所以我们是在讨论大乘的皈依。在大乘皈依中，正如同我接受这是一杯水一样，根本上我也必须接受自己具有佛性，这很重要。通常一讲到皈依，总是会有一种可怜兮兮、有神论的心态：佛在某处，而我这个渺小、有染污的难民很无助，需要帮助；我需要前往那位大力、全知、全能的人那里，他会搞定一切，我应当向他皈依。不需要否定那种想法，那被认为是一种方便，但是大乘皈依的根本核心，或者说大乘皈依的原理与精髓，实际上是“我有佛性”——看，我已经是在以弥勒传承的方式论述了。如果是龙树传承的人，他们会说：我和一切都是空性，一切都只是幻相。这个空性是无欺



SIDDHARTHA'S INTENT

的，就如同那杯水，是我可以信赖的。所以，相信佛性就如同我相信那是水，这是大乘根本的“皈依佛”，这使得大乘的皈依与声闻乘的皈依不同。

基于此，不仅我有佛性，一切有情都具有佛性。所以，既然一切有情都具有佛性，我相当有信心令一切有情证悟。这有点像是看着一块一点也不像金子的黄金矿石，如果你是行家，如果你知道这是一块金矿，即使它没有被精炼过，没有被清洗过，仍然埋在土里，但你知道这块金矿就是黄金，所以赶紧攫取它。这是菩萨看待一切众生的方式，基本上是把众生看作成佛的原料。令一切有情证悟的信心即来自于此。所以即使皈依时，我们也是为了令一切有情证悟而皈依佛。

换个方式说，我们皈依佛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让一切有情众生证悟。换言之，我皈依佛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的佛性。佛性是最究竟的，是无欺的，永远不会辜负我；其它一切都会辜负我，唯独佛性不会。同样，有情众生唯一可信任且无欺的，即是他们的佛性。以此作为信心的基石，我皈依佛，为的是我得以让有情众生见到并接受其佛性，这才是大乘皈依的心态。

之前讲过，“要令一切有情证悟”这些话听起来令人气馁，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些信息，就不应该过于畏惧，因为实际上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是什么呢？就是有情众生具有佛性。你无需把佛性放在那里，你无需制造它，佛性已经在那里了。你只有百分之十的工作，因为百分之九十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佛性已经在那里了。实际上，如果你是足够聪明的淘金者，一看到金矿，就会自信地把它放进包里。你可以说这就是黄金，尽管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黄金，但你可以说“我有信心这是黄金”，而且它确实是黄金。这就是菩萨发心的



SIDDHARTHA'S INTENT

方式。这些众生是佛，我们全都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已经完成，你只需要略微加工，抛光、铸造一下即可。这是大乘皈依的一个要素。

现在讲大乘皈依的第二个要素，大乘皈依与声闻乘皈依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此：菩萨希望一切有情众生最终能成佛。大乘不会止于一切有情仅仅成为阿罗汉，没有“愿一切有情成为阿罗汉”这样的祈祷，一直都是“愿一切有情成佛”，大乘始终朝这个方向前进。微小的利益不够好，一定要瞄准最高的利益、最大的获利，这是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要素极为重要，你们一定要听闻，这点绝对重要：大乘皈依必须伴随法无我和人无我的见地。这是什么意思？这实际上是指：没有行皈依的人，也没有给你皈依的保护者。这是大乘的最高境界，这是大乘的狮子吼。别说许多其他宗教，即使在佛教内部也不那么容易接受这类教法。皈依的技巧中必须始终保有人无我与法无我的空性见地。

另一点很类似，但又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为什么要皈依？还记得吗？皈依的其中一个定义是避难所——寻求帮助，寻求规避危险或困难的避难所。总之，我们在谈恐惧，我们害怕受到危险的攻击——有某个危险的东西，而且我们害怕危险。不光是声闻乘，所有其它灵修体系都是如此。声闻乘的人畏惧轮回的危险，他们如此惧怕，“我真的想要完全脱离轮回，轮回是危险的。”那是他们皈依佛法僧的原因。而对大乘来说，危险是什么？轮回和涅槃两者都是危险的！是的，我们当然不想进入轮回，但是我们也不想待在涅槃，我们甚至不想靠近涅槃。大乘对轮回和涅槃两者都感到惧怕，必须超越轮回和涅槃。



SIDDHARTHA'S INTENT

总之，以上是大乘皈依的要素。这就是为何弥勒说大乘的皈依是“最殊胜的皈依”，是最殊胜的皈依方法。

问答

问：声闻乘、大乘和金刚乘的证悟者有区别吗？

如果是问佛的境界，一般而言，没有差别。我会说大体上并没有差别，但总是可以具体来说。

问：对于皈依者来说，声闻乘的皈依有任何独特的利益吗？像是您提到的狮子吼。声闻乘拥有大乘皈依所不具备的利益吗？

我真的必须讲，有非常多。我也必须告诉你，由于我正在讲大乘教文，因此我必须说，这里有大量的大乘沙文主义，所以不要太被它冲昏头。声闻乘系统是一条完整、确定的法道，能带你脱离轮回，绝对如此。其实阿罗汉也是皈依的对象；大乘人士皈依时，所有的阿罗汉也在那里，我们向他们行皈依，当然如此。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讲一下两者的不同处，这是为了不同的众生，不同的界、根等等。所以，那些大乘根器的人要有大乘的心态，例如刚才说的“轮回和涅槃两者都要超越”，这在声闻乘中可能没有明讲。



SIDDHARTHA'S INTENT

问：如果那个声闻乘的人戴上大乘的无二帽子，会是什么样？

那个我们永远不得而知，我们现在只是在谈论这个哲学系统。有那么多的大菩萨示现为声闻乘中的声闻乘行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反之亦然。

你在谈一个具体的人，一个道上的修行人，那是我们无法评断的。谁知道他们为了利益有情会做什么？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在加油站当加油员，他们做妓女、猎人、国王等等——我们不清楚那些事情。基本上，全都值得尊敬。那种事情确实会发生，这是我必须指出的。

并且我需要强调：声闻乘很重要。声闻乘是根基，大乘则像是枝干或大厦的躯干部分，基础是绝对必要的。有点像这样：如果在这个地球上，声闻乘传统消亡了，大乘会在大约一周内消亡，金刚乘则在廿四小时之内就会消亡。另一方面，如果金刚乘消失了，大乘可以继续下去，声闻乘也可以继续下去；如果大乘和密续消失了，声闻乘还是可以继续。但是反过来则不行，如果声闻乘消亡，佛法便会消亡。声闻乘是如此的重要，永远不应该忽视声闻乘。理想上，许多伟大的藏族大师一直教喻我们应该同时修持三乘：外修声闻乘，内修大乘，密修金刚乘。那是你应当实行的方式。

问：我有一些关于量学（因明）的问题。如果我们安立佛陀所言是正量，我是指他宣讲了四圣谛等等，所以当我们安立佛陀是真实可信时，可以说佛是值得信赖的人，因此我们也必须相信他教的其它那些超出我们理解范畴的东西，像是业。但从一个挑剔者的角度，我会说：是的，毫无疑问地，我们可以信任讲述四圣谛的人，但是我们如何知道应该相信业？要对业有信心，不那么容易。



SIDDHARTHA'S INTENT

但我会说，业完全是四圣谛的一部分，它属于前两谛，因为业基本上在谈苦和苦因。是的，这并没有问题。

问：藏文佛经甘珠尔中有这部《圣大解脱经》，在中文大藏经中这部《解脱经》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那是伪经。对此您怎么想？

是的，类似的事情也曾经发生在西藏，那类争论确实很难厘清。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要一直回归基础教法，这很重要，像是用四圣谛或四法印来辨别。如果一部经教与四圣谛或四法印不相抵触，我就不认为有问题。

但他们也许争论的是更精细的事情，譬如说，它真的是佛陀教的？还是佛弟子讲的？站在声闻乘的立场，我会对大乘佛教徒说：“嘿，你们的《心经》不是佛陀的教法。为什么？因为你们自己在佛经最前面就写着‘佛陀从未开口’，佛陀正在入定——甚深光明三摩地，记得吗？是你们的两个大乘家伙——观音和舍利弗——在对话，所以它真的不是佛陀的教法。”他们可以这样提出异议。

对这类争论，我们需要做几件事，一是检查它是否与三法印或四法印相关——声闻乘实际上更可能是三法印，而不是四法印——看这教法是否符合三法印或四法印，或者四圣谛等等。然后，更深入的讨论是我们一开始讨论的灰姑娘部分，那部分总是很困难，总是更加困难，非常取决于个别情况。

而且我必须说，印度人从不付诸书录的习惯也毫无帮助。如果当时有几个埃及人和中国人就好多了，他们会书写下、刻在石头上之类的。不过我来自印度传统，所以需要为他们辩护一下。要知道，印度人认为写下来毫无用处，你



SIDDHARTHA'S INTENT

必需记在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写在一张纸上却从不去读它，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们有这种强大的传统：老师讲给弟子听，弟子确实记在脑中并实修。

除了这个不书录的传统以外，印度人——中国人也是——还倾向夸大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会说某某国王的王宫大到里面有五百哩宽，即藏文中说的“五百由旬”，那完全不可能，尽管你总是可以用神变的角度来解说，尽管你总是能用那种方式争论。但是，如果国王想要厨房送杯热咖啡来，那个年代可没有飞机，有人必须骑马，可能还得是最快的马。经过从厨房到王座的五百哩，咖啡已经不能喝了。印度有那类的夸大记述。中国古代作品似乎也会有点夸大，不是吗？某某人活了九百岁，某某人活了约一千岁，诸如此类，有许多那类东西。我不会说它是一个缺失，应该说它有它自己的美，是一种非常不同风格的思考方式。它有它自己的美，只是存在着许多华丽的藻饰。许多佛经都这样，耆那教经文也一样。天鹅游在池塘中，还总是出现一种鸟——迦陵频伽？我想印度有那种鸟——树上则有孔雀……那种描述、那种叙事方式，我猜那个时代的人的思维方式有点不同。

问：佛陀出现于两千五百年或三千年前，而三千年后的现在有现代科技。您如何把能量波动归入空性、归入佛教中？因为三千年前，既没有望远镜，也没有显微镜，我们无法在没有形状的情况下看到波动。

那完全没有问题。无论你有望远镜、显微镜、实验室，无论有什么，最终，只要有心牵涉其中，一切都可以按教法解释。你是可以使用望远镜，但最终无论是谁经验它，无论是谁透过望远镜发现真理，这个人都有心。佛教徒的论点



SIDDHARTHA'S INTENT

是它是心的投射。我昨晚刚刚讲过：例如科学，对科学家而言，证据极为重要，必须证明。任何可以被证明、验证的，几乎是作为证明某事物为真的重要元素。但是对佛教徒来说，当我们谈论证据时，是在谈论心的涉入其中。即使你使用某个工具，但是是谁在做证明？被那证据说服的又是谁？是心。因此，都是心的投射。所以，无论是哪种技术，无论达到多么先进的科技，只要有心，那么总是会受到心的支配，心是所有投射的投放器。当我们谈论空性、无的时候，是在谈论投射的无，以及因此投射器也是无。我不认为佛教徒对此会很忧虑。

你可以问另一个问题：你对机器人、人工智能是如何做想？有人会问：我们可以让机器人、计算机的行为完全像人类一样，你如何看待那情形？我会说，毫无问题！如果科学家可以让这个水瓶有心，因而这个水瓶会有希望和恐惧，那它就是我教学的对象。有心就足够了，对我来说，它不需要看上去像人类，它只需要有不安全感，它需要的仅此而已。科学家制造出一个有不安全感的人和父母生出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只是工厂不同而已，只是不同的科学过程，那真的不重要。

问：所以心在捕捉波动吗？心是波动吗？

你谈的波动是指什么？你是指能量或气？

问：我不知道，就是科学试图证明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些电波。归根结底，我们不过是一团能量。我的问题是：随着时代发展，佛教和科学最终是否会结合，并且解决空性这个难题？因为人类的心智很难理解无二。这引出我的下一个问题，目前我正在读《法华经》，我可以理解小乘教导实相的方式，因为我们都有身体，我们能感受到这个轮回世界，我们都想离苦得乐。但是在《法华经》中



SIDDHARTHA'S INTENT

最困扰我的是，经中讲到数百万个外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佛等等。一方面我们讲空性，我正努力理解这世界是个幻相，没有人是实有的，但是同时又有这部佛经讲到外面有数百万个世界，对其有诸多描述……

非常好，确实如此，你现在在谈大乘的特性。这其实很简单，《法华经》的数百万佛土，还有《华严经》中的那一切——《华严经》就像《星际大战》，基本上是永不终结的《星际大战》剧集。大乘之所以可以如此讲述的原因是什么？回到你之前的问题，首先，佛教徒不相信有一个比主体更早存在的独立客体。现在我是按照弥勒一派的方式在讲。比方说，当我十岁时，你多大？你十一岁。那么当你十一岁时，我存在吗？正是如此，对十一岁的你来说，我不存在。当你看到我时，那同时是主体与客体的开始。这真的是弥勒教法的精髓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切都是心（万法唯心）。基于此点，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像是据说神、全能的上帝、造物主创造了我们所有人，但弥勒会驳斥说：不是这样的，上帝与知道上帝的人，同时存在。一个人说：“啊，有上帝！”实际上弥勒会说：“是知道上帝的那个人创造了上帝。”然后那个人以为“上帝创造了我”，那没有问题，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有形形色色的幻觉。总之，我们拥有的一切，无非都是幻觉。

现在回到《法华经》。我们把这个看成水，但是如果里面有一条小鱼，鱼会把水看成别的东西，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是地狱众生，会把它看成火或熔浆之类的；如果是天人，会看作甘露。不仅如此，即使是人类，当水从水龙头里流出，就是干净的水；当它在马桶里，就是污水；盛水的容器也会让同样的水变成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投射的运作方式。《法华经》和《华严经》都是这些大论师努力造论阐释的主要佛经。关于佛土，如果鱼可以把这杯水看成



SIDDHARTHA'S INTENT

它们的世界，而我们相信这是水，有何不可呢？我们可以想，从这里到乌节路之间大约有七万个佛土，这完全没问题。记得我们先前谈的转变维度吗？你只需要转变维度即可，“一尘上有尘数佛”，而这一切都是空性，没有什么真实存在的。所以《法华经》是在讲另一个维度的投射，我想更多是讲给那些菩萨们，是佛在对菩萨们说话——那些菩萨是略微高阶的圣众，但还不是最高阶的菩萨，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超越那些投射。我正在努力回忆《法华经》，我想佛是对初地和二地的菩萨们宣讲。有点像是如果我们喝了许多威士忌，就会对这个世界抱持不同的维度，我们不会区分男厕和女厕，而会把两个厕所看成平等的，诸如此类。但因为这个状态是由称作“酒精”的化学物质所驱使，所以六个小时过后，我们又会回到有男厕和女厕的二元分别中。但是在那受酒精影响的期间，我们会有一点点无二元分别之类的状态，那是六小时期间的维度。初地菩萨已经摧毁非常多的这类幻觉，他们处在一个不同的维度里，所以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他们对这个世界做出回应的方式，是视其为佛土。

但是我必需告诉你们这一点，这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到《星际大战》。当我用“佛土”一词的时候，我几乎能够看穿你们的心思，我知道你们在想莲花、水池、有鹿漫步而过。如果你们真的想超越那些，就去看《星际大战》。实际上，《星际大战》还不够好，我试图记起那部经，但是记不起来。我不太擅长数学，不过据说在我们的大指甲上面，有 82 乘上一千万个佛土。这又再次取决于缘起，像是你是哪个类型的人？易怒的，还是其他不同类型？这很重要。假设你是性欲旺盛型，那么在你的拇指上，应该有 82 乘一千万个佛土，而且他们的脸形、身形全都是半圆型的，他们的食物是红色，诸如此类。真的，那就像是十亿倍的《星际大战》，而且你带着这些到处行走。如果你



SIDDHARTHA'S INTENT

是瞋心重或怒气较大的人，在你的大拇指上，会有——我忘记那个数量了，是一个不同的数量，不是八亿二千万，总之有非常多的佛土，全都是三角形的，其中的人也是三角形的，他们的嘴是三角形的，他们的眼睛是三角形的，他们的鼻子是三角形的，诸如此类。顺带一提，这只是对初地境界的描述，到达二地时，整个维度又改变了。

有一位伟大的宁玛大师邬金·德达·林巴，他来自敏珠林，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大师。密续传统里有件叫“荟供”的事情，我们会做荟供。现在我们做的荟供非常可悲，只是买一些食物，然后做些念诵，那就算是莲师日的荟供，就只是喝一点饮料而已，我们所做的就只是那些。但是真正的荟供是什么？什么是节庆的派对？它必须与超越拘束有关。如果你仍然像这样包得严实、拘谨地走路，那就不是派对。要脱掉一些衣物，变得有点放松，要有某种轻松自在，那才是派对。总之，邬金·德达·林巴在敏珠林寺举行法会时，他在法座上打了个盹，仅仅一小会儿。在那状态中，他来到一个巨大的坛城里，见到莲师在勇父、空行等众的围绕下，正在进行一场盛大的荟供，有各种水果、各种饮料、诸多美食，还有舞蹈与音乐。他非常享受，四处走走逛逛，这时他发现一堵墙，他突然感到强烈的好奇心，想要知道墙内有什么。他非常想进去，所以沿着墙走，然后发现一扇门，那里有位非常强壮凶猛的本尊，像是夜店门卫一样，“你是谁？你是哪位？你有通行证、请柬吗？”德达·林巴告诉守门者自己是谁，总之被放了进去。进去后，他看见自己的上师在那里主持一场更奇特、更神妙的荟供。这次的荟供不是普通级的，而是更加限制级的荟供，有肉、有血、有头颅……有各种音乐，有很奇怪的音乐，有哨声、咆哮声等等。总之，满怀喜悦虔敬，他很享受。然后他又发现一堵内墙，他非常想进去，就一直绕着墙走，



SIDDHARTHA'S INTENT

却没有门，但是他可以感觉到里面正在举行更加限制性的专属派对。他真的很想参加，所以在走动时便请教一些勇父空行：“我真的很想进去，我应当如何进入？门在哪里？”所有人都说：“如果你想进去那里，没有门，你只需要善于进入其中。”于是他想：“好吧，我唯一拥有的工具是虔心。”所以他生起虔心，瞬间就在里面了。在那里，他见到称作金刚瑜伽母的空行母正在主持一场更加私密的派对，每个人都赤裸着，有些人有两个头，有些有七只手，有人肚子上长着嘴巴，有人有千只眼睛到处在眨眼，有各种骇人的东西。那里的主人，即这个派对的主角，是赤裸的空行母“金刚瑜伽母”，她有时显现为母猪，有时显现为人。她看着德达·林巴说：“其实你不应该在这里，这是个永不结束的派对，并且没有出口。但是我看得出你还有事要回去做，所以只有你，并且只有这一次，我会让你出去。”回到敏珠林寺后，德达·林巴醒了过来，仅仅是在法会中打了短短一两瞬间的盹而已。这是发生在那些初地、二地、三地的人身上的事。

所以这里我们在谈维度。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生活在某些维度中，处于不同的维度中。





第七讲

皈依是接受实相

我们继续讲皈依的理论。

皈依经常被归类为某种仪式，一种涉及典礼的仪式。我不是说这种理解不正确，当然仪式和典礼确实有帮助，能为道上的行者创造出一种合适的个人氛围，包括“我皈依佛法僧”等等的这类念诵，能巩固决心以及做出某种确认，但是皈依远远不只是一个典礼。根本上，皈依是一种接受，基本上接受某种实相。例如，如果我们接受佛陀关于“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的教诲，当我们接受“一切和合事物皆是无常”、“所有烦恼皆是苦或苦因”时，基本上是臣服于这样的实相。“躬身礼拜”是非常有神论的词汇，不是说使用这个词是错误的，我们当然可以使用这个词，我们甚至可以有身体上躬身礼拜的仪式，像是顶礼之类的，但是真正的皈依是接受那个实相。而且一般来说，不仅接受实相，也接受揭示实相者，在这里就是佛陀，因此我们皈依佛。然后是接受这样的团体，基本上就是加入、服从该团体，也就是僧伽。这是皈依的一般性理论。

在大乘中，对佛、法、僧的接受还要再宏伟一些，例如接受无论我们具有何种染污，尽管我们看似有永无休止的各种情绪，但我们心的真实本性是佛，所以更宏伟、更伟大。并且在大乘中，当我们说“皈依法”时，是指接受这样的实相：自心投射出的一切全都不是本俱存在的。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基本上，轮回、涅槃、佛的功德、佛、法、僧全都不是本俱存在的。关于道，正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言，有四个层次的前往超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从第二个“揭谛”（前去）开始，到“波罗揭谛，波罗僧揭



SIDDHARTHA'S INTENT

谛”，这些构成了大乘的特点。即使没有任何典礼或正式仪式，只要一个人接受这些，就是在皈依： [1] 一切和合事物皆是无常； [2] 一切烦恼皆是苦因或苦； [3] 一切现象皆无本俱存在的自性； [4] 涅槃超越极端。只要接受自己的心性成佛，就是在皈依。

大乘皈依以福慧二资粮作庄严

现在再稍微更详细地阐述。我们之前讨论“什么是大乘皈依的特点？与声闻乘的皈依有何差异？”时，已经讨论过其中一个特点：具有正确的空性见地。下一个特点是：具有福慧二资粮。大乘皈依的特点与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息息相关，大乘可能比其它乘更重视二资粮。

不过我要指出，一般而言，无论依止哪一乘，佛法之道都必须具备二资粮。包括声闻乘传统在内，没有哪一种佛法之道是只相信福德的法道。仅仅通过布施、持戒等积累福德，是一条不完整的法道，这就是为何声闻乘教法会讲授阿毗达摩（论藏），因为阿毗达摩是关于智慧的博大教法。因此，智慧资粮非常重要。例如在声闻乘传统中，有诸如供僧、向殊胜对境供花、供香等各种方法，但同时也有通过止观积聚智慧资粮的方法，止观占据声闻乘传统非常大的部分。

我必须指出：当我们在这里说声闻乘时，应当谨慎，因为谈到声闻乘时，并非一定是在谈上座部。在上座部系统中，有完整的法道，从证得阿罗汉果位，直至证得大般涅槃，即佛果。从技术层面或学术层面而言，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SIDDHARTHA'S INTENT

回到福德与智慧，福德与智慧可说是相互依存的。为了得到智慧，就需要福德。

所谓福德，基本上是指能力——理解实相的能力，维持理解实相的能力，热切追寻实相的能力，甚至包括渴求佛法、好奇想要听闻佛法、想要思维佛法，即是福德。福德不是普通的幸运。我们讲到幸运时，往往是在讲与物质相关的事物，像是利益、权力、名望之类。如果幸运，就会拥有那些。但是从灵性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有很多的利得、很高的名望、很大的权力，却可能成为灵修之道的一种阻碍，因此从灵性的角度来看，拥有那些反而可能是一种不幸。所以我们讲的福德，是指能理解佛法的福德；能过高尚、健全、和谐的生活，某种简单调柔的生活，即是福德。菩萨们通过很多方法来获取这种福德，例如布施、持戒、安忍等五种波罗蜜。

所谓的智慧、智慧资粮，基本上是指能够了解实相。换言之，是不被自己的迷妄所左右。要注意：我们谈论智慧时，不是在谈非常聪明机灵或非常机智。你可以非常聪明、天赋异禀、极度精明，但是如果这些都不能将你从迷妄、骄傲、自我、种种原则或束缚中解脱出来，那么这种聪明才智并非真正的智慧，而仅只是世俗的聪明而已。你需要牢记这一点：基本上，这里的智慧是一种不受迷恋、迷妄、二元分别所影响的心理状态。举例而言，今晚你对心爱的人道晚安时，只要能有一瞬间想到：“也许明天就见不到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因为无常随时可能袭击我们。”如果能有片刻这样的觉知，就是开始从“肯定还会再见”的迷妄中解脱出来的心。那种更接近实相的心，即是智慧。

如前所说，福德与智慧这二者相辅相成。没有福德，就不可能有智慧；没有智慧，获取福德的方法也会非常盲目、缓慢、迂回冗长。以布施为例，如果



SIDDHARTHA'S INTENT

你布施一杯水的时候，是带着想要消除他人口渴之苦的正确动机并且怀抱真诚的善意，那么就会因为给出这杯水而产生福德，会有很大的福德。甚至比这更好的是，布施这杯水时思维：“作为布施者的我、作为布施物的这杯水以及索求水的布施对象，全都只是我的投射。布施这个行为仅仅是我的投射，就像月亮在水中的倒影，是一场梦，是幻象。”我并没有说幻象不存在。毋庸置疑地，是有显相在那里，显相肯定在那里，但是它不具有真实存在的自性。如果布施时能有那样的了知，那个布施行为会有更大的福德。我忘了细节，在佛经、释论中，佛曾经反复说过会有一两万倍更多的福德。

在大乘中，回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无论做什么善行，完成后都会回向功德。这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技巧。例如布施一杯水，这是很微小的举动，水很便宜，经济划算，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不涉及太多的苦行或牺牲，你积累了非常少量的微薄福德，但是你可以把这转化为一项非常大的善行，这是大乘的精明之处。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在开始时思维：“为了帮助一切有情的证悟，我要布施这杯水，愿布施水的这个行为成为一切有情证悟的因。”藉由这个正确的发心，这微不足道的布施行为已经被十亿倍的放大。不但已经通过正确的发心令这布施水的微小善行成倍增长，而且之后你甚至还回向这一福德，于是藉由回向给有情众生，你通过一个福德又制造出第二个福德、更多的福德。而且如前所说，如果结合智慧，“无论我回向什么福德，它不过如同阳焰一般，不过如同水中月，只是幻相，并非实有”，如果能够结合这样的智慧，布施一杯水的微小善行会成为完整的大乘法道。实际上，过去许多大乘大师都说过“行善其实十分容易”，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行善只是因为我们非常懒散、怠惰、缺乏正念，但其实行善非常容易且又力量强大。



SIDDHARTHA'S INTENT

回到皈依。大乘皈依行为以两种资粮作庄严：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

大乘悲心根植于对空性的理解

下一个是悲心。悲心非常重大，犹如大乘的脊梁，基本上是一种全然的同理心，完全站在他人立场考虑问题，全然的理解。我可能稍后再解释这类的悲心行为，后面的章节会讲到悲心。悲心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就目前而言，要记住：大乘中，悲心并非只是一种同情心；严格来说，实际上大乘的悲心来自对空性的理解。

佛经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母亲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有所谓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头痛、胃痛之类的，母亲非常忧虑。而另一个孩子有妄想症，或可说另一个孩子是疯癫的，会幻想一些事情，母亲会更担心这个孩子，因为母亲知道这孩子脑中的事情实际上都不存在。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非常困难，因为这是某种实际上有、却又非实体存在的问题，在孩子脑海中出现的一切是如此强烈、如此迷妄，那些妄想毁坏一切，因此母亲更加担忧这个孩子。和上述情况类似，菩萨了解现象的如幻面向，同时菩萨看见那些尚未理解生命如幻面向的众生，这些众生对生命依然充满幻觉，依旧认为生命真实存在，认为一切都是实有，包括希望、恐惧、得、失、快乐、不快乐、关注、漠视等等的这一切对凡夫来说全都如此真实，菩萨知道那些没什么大不了，但众生就像有妄想症的孩子般会认为那些都是真实的。这是一种较容易理解大乘悲心的方式。



SIDDHARTHA'S INTENT

大乘的悲心真的不仅仅是同情心，大乘的悲心深深根植于对空性的理解。因此昨天讲过，表面上人们可以说所有宗教都很相似，但是根本上各个宗教有所不同。佛教的悲心概念与基督教不同，佛教的悲心与很多其他宗教都不同，因为佛教的悲心基于空性的理念。知道这一点极为重要。

如果理解这一点，你就能理解像是净土宗、阿弥陀佛净土这类的佛教方法。我之所以插上这么一句，是因为在汉传大乘佛教中有净土宗这个美妙优秀的传统。净土宗很重要，请务必保持它，你们不能失去那个传统，因为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净土宗的修持是以根植于空性的悲心为基础。不要忘记这一点，否则你的阿弥陀佛净土就无异于其他宗教的天堂：你相信这个叫阿弥陀佛的神，你信任祂，呼唤祂的名字，然后获得救赎，有如佛教的福音派传教士。我们是那样做，那肯定会有利益，因为你一在别人耳边提到佛的名号，你就是在创造某种连结，你就是在创造某种机缘。这也是我们建造佛像的原因，我们在室外建造光灿耀眼的巨大佛像就是为了创造那种因缘，创造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不仅是佛像，有时候我们应该在地铁或其地方大喊“南无佛”，如同高声持咒一般。但是同样地，我们必须小心，因为我们不想破坏佛教徒的形象，所以这也需要某种善巧。

大乘皈依与声闻皈依不同

善生佛陀殊胜子，具心慧资大悲心，

无等种母胎乳母，当知具慧承诺胜。

种种妙相严其身，获得成熟众生力，



SIDDHARTHA'S INTENT

得佛无边大乐寂，知救有情大方便。

诸佛大光赐灌顶，真具一切法自在，

知佛眷中示现相，勤以制学治恣摄。

如大臣入波罗蜜，恒视遍大菩提分，

恒正受持三密处，恒不间断利生故。

大福超三界有乐，寂灭大苦胜慧乐，

法蕴胜常身善资，尽习气得解有寂。

具慧善广胜声闻，大义无边恒无尽，

彼善以世出世熟，自在蕴灭亦无尽。

知求彼性誓由悲，遍知利乐难无厌，

出离恒具乘证德，表法性得慧皈胜。

行此皈依具大义，彼增无量功德资，

悲心周遍此众生，亦兴无等大圣法。

下一点是：菩萨经常被称为“佛子”，阿罗汉则不见得如此。这听起来实在有如大乘的沙文主义，但这是你们必须听闻的一点。

不过，我必须先告诉你们，我之前也强调过，我们谈到声闻乘时，不一定指缅甸或斯里兰卡等地的佛教，而是指那些满足于阿罗汉境界的人，简而言之，就是不敢企求佛果的人。那些希望只用三年得道的人——“即使三年也太长了，但还可以忍受，三无量劫就算了吧！我只想要自己证悟，其他人我不管。在帮



SIDDHARTHA'S INTENT

助他人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分心，可能会变得非常自我中心，可能丧失自己的法道。”帮助他人很危险，是有风险的事。帮助他人最危险了，因为突然你开始有追随者，然后突然就有人想和你合影，然后突然有人想要各种东西，然后会逐渐出现狂热追随者，像是邪教崇拜那样的现象。而作为道上的行者，自然会有期望、恐惧，不想把事情搞砸。比方说，这些人在组织这场教学时，我问是否有僧众来参加，他们回答“有”，于是我说：“天哪，竟然有出家众来参加！”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举止端正，谨言慎行。因为如果举止不当，我可能会失去弟子，想和我自拍合影的人可能会变少，那可是一大损失。当你变有名一段时间之后，假设你有一百个学生，就连失去一个都是大事情，即使你又多了两百个学生，那也不够，人心难以控制。

所以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们难道不认为阿罗汉果位非常吸引人吗？让我们不要去做帮助别人这种危险事情，我会去山里关起门来，我会为他们祈祷，但我只自扫门前雪。其实我必须说，我自己深受阿罗汉的吸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会伤害他人。如果我在山里闭关一天，那一天你们就是安全的，因为你们远离我，所以那一天你们是安全的。声闻乘的其中一个主要修持就是不伤害其他众生，所以我不伤害别人，也许我还会为你们的幸福做些祈祷，我可能念诵缘起咒之类的咒语，但是你们的证悟得靠你们自己去实现，三世对我来说已经够长了。大乘在此说的声闻是针对这种人，我们谈的不是上座部之类的体系，而是基本上由较小目标驱动的较小发心，是针对那样的人。

阿罗汉之道是听闻（声闻）之道，因此有时我们称他们是“佛陀之语的孩子”，是佛语之子。



SIDDHARTHA'S INTENT

国王可以训练大臣的儿子或其他任何人，教他们战术、战争学、经济学、领导学等等的任何本领，但是最终只有太子才会成为国王。同理，菩萨才被认为是佛陀真正的继承人。

其实这并非大乘的自我吹嘘，而是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从受菩萨戒开始，菩萨的所作所为虽然可能微不足道，但已经是在仿效佛陀的想法和行为，所以实际上他们当之无愧，因为佛陀以一切众生为念，佛陀是从佛境界的角度在思虑，阿罗汉则不是这样。因此，佛子——菩萨——的行为已经如同未来的国王一般，他们作为未来的国王被培养，基本上菩萨是正在被制造的佛。

我们依然在讨论皈依。作为皈依的一部分，我们在讨论皈依者的不同特质。就菩萨的情况来说，由于菩萨是佛的继承人，因此其皈依与声闻乘的皈依不同。我们已经简要讨论过人无我与法无我，稍后会有更详细的阐述，因此这里不赘述。

问答

问：是不是见地或动机决定了一个人的根器是依止声闻乘还是大乘之道？例如，一个人可能对无二、人我空和法我空具有信心，但只图一己的解脱而修持。

这不可能。如果具有人无我和法无我的性向，这人的发心终将变得更加广大。



SIDDHARTHA'S INTENT

问：空性是不是等同两个念头之间的空隙？

不一定。这是我们有时会使用的一种技巧，但未必如此。

问：像是奥修、阿迪亚香提（Adyashanti）、莫吉（Mooji），或是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等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灵修教法，拥有自己的追随者，鼓励证悟。请问您对这些灵修导师有何评价？

对此我有很多话要说。从讲座一开始我就告诉过各位，佛陀教导的所有教法都不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主题才教，而是因为他的悲心。佛传法是出于悲心，包装从来不是个议题。包装是非常商业化的行为，你想要卖出自己的产品，因此会好好包装产品，然后说：“嘿，买它！”如果起初是出于悲心而教学，不是因为要努力贩卖而教学，包装就不是必须的。而且，佛陀传法不但是出于悲心，同时佛也知道如何与无数有情众生沟通，佛能根据受众的需求、能力、根器等，与那些尚未证悟的众生进行相应的沟通。

而对那些从事教学工作或从事灵修培训产业的人而言，最终包装变得有些重要。我不确定，但我想佛教总体来说，尤其是藏传佛教——我只能谈藏传，因为我相当熟悉它，我不了解其他佛教传统，但我怀疑情况也差不多——不知何故，我们不太擅长按照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市场进行包装。比如说这瓶水是佛教，里面蕴含大量的智慧、正念、悲心、安忍等各种东西，现在来了一位很精明的灵修销售员，他倒了一点瓶中的水到这杯水里，然后包装得非常精美，包装中甚至包括了“这与佛教完全无关”的手法，“这是非宗教的，是正念！佛陀？不，我们跟那毫无关系！实际上这是科学。”他们使用微量的智能，制造、



SIDDHARTHA'S INTENT

包装这个产品，然后出售这瓶水，于是那些追随者们，甚至包括传统佛教社会的信众，例如藏族人和不丹人会想：“哇！怎么我们佛教中没有这些？”我遇过太多这类事情，通常我很擅于控制脾气，但是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想痛扁他们一顿，这实在太可悲了。你们可以质疑，但是如果你们读过例如《当下的力量》那本书，我会说八成以上都是抄袭自寂天和清辨的著作，但是当然不提亚洲的术语，像是菩萨这种很难发音的名称，或是毗婆舍那，灵修贩卖员不用这种术语，而是用“当下的力量”这类词语，用正念等等这类被精美包装的东西，可以卖给安缦度假酒店、四季酒店那类人。

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如果你仔细检查所有这些包装，他们从来没能把空性加入其中，因为空性派不上用场，四季酒店、五星级水疗不会建议：“请来我们的度假酒店享受水疗，我们有最让人放松的按摩，头部按摩、肩部按摩，还有一点点空性。”他们不会这么说，因为智慧卖不出去。然而空性极其重要，这会拯救我们，真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参加过现在大家知道的那些内观课程，现在有那么多的内观课程。僧人在缅甸、斯里兰卡、泰国教导的内观是正宗的内观，我相信他们有不同流派，但是内观是佛教的方法，来自佛教寺院，来自佛教僧侣。然而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内观课程是我们要小心，因为再过五十年，人们会认为内观与佛教无关。例如日本茶道，很多日本人甚至不知道茶道与佛教有关。又如俳句这种日本诗歌体裁，那是一种佛教修持，基本上是一种禅修。禅宗属于大乘佛教。在大乘佛教中，因为见地广大，所以方法也丰富多姿。禅修不一定是笔直坐在垫上，禅修也可以通过茶道仪式来进行。现在它被称作茶道，但基本上是一种禅修。你们喝过那种茶吗？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实际上我并不



SIDDHARTHA'S INTENT

喜欢那种绿茶，经过那些煞有介事的仪式，这样、那样、鞠躬……做完这些之后，虽然茶本身并不特别，但那完全是一种正念修行。

说到正念，五星酒店的水疗会教你什么？他们主要教你如何放松。佛教徒，尤其是大乘佛教徒，不应该关心自己是否放松，放松不是你的目标！你们应该把这记下来，你们应该把这纹在身上：“放松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解脱，涅槃，证悟！如果你正确修持内观，不会造成放松，其实会造成便秘。

“我在担忧吗？是的。我散乱了吗？啊，我觉得现在是散乱的。糟糕，我一直在散乱，怎样才能永不散乱呢？”因此，在真正的寺院环境中，当弟子哭诉“我无法专注，我专注不了”时，师父会很高兴地说：“这个人终于厌恶散乱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以上是对这个问题的概括性回答。





第八讲

大乘皈依是果的皈依

我们在谈皈依理论。我想我们可以用一个偈颂来结束第三品，这又是另一个大乘皈依的重要特性。

在常规情况下谈论皈依时，听起来有这样的感觉：你试图归顺某个比你更好的外在事物。但佛教的皈依从来不是这样，特别是大乘的皈依，它被称为“果的皈依”，意思是实际上你是在向结果做皈依，你其实不是皈依于某个不是你自己的外在事物。

例如，你认为衣服不干净，需要清洗，于是打肥皂、用水洗等等，但无论怎么洗，从一开始做那种事情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得到一件新衣服，你的目标是去除暂时的污垢，你要的是所谓的“离系果”，意思是远离系缚的结果。大乘皈依的原理有点类似那样，并不是真的向一个外在的东西皈依，实际上是皈依于最终远离自己的染垢。这有很多含义，这表示有一个基本的承认，承认无论你有何种染污，都是暂时的染污。这是很重大的宣言。你认为自己很坏、很肮脏、很情绪化、易怒、非常迷妄等等，但无论如何，这所有的染污都是暂时性的，不是你的本性，不是你的究竟实相。之前讲过，你是皈依于究竟实相，亦即佛性，这才是大乘皈依的特性。

以之前讲的“相信”为基础，你相信这杯水是水，同理，你也相信自己的染污是暂时性的。或许你觉得自己是一团染污，无人能修整好，但那不是真的，你所有的染污都是暂时的。看看你和我，我们看起来完全不像佛。对于佛的相貌应该如何，我们有着奇怪的概念，很可能像那种加德满都制造的铜像，但是



SIDDHARTHA'S INTENT

你们当然知道，佛不局限于那种形象。总之，我们觉得自己看起来完全不像佛，我们的行为举止不像佛，思维不像佛，饮食不像佛，穿着不像佛，和人交谈的方式不像佛。但是在这里，皈依的原理是：尽管你可能看起来不像佛，说话、吃饭、思维都不像佛，但是所有包覆你的覆盖物都是可移除的。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因为当你相信时，才会显露出包裹在覆盖物中的真正的你。你是向这个真正的自己做皈依，这才是大乘皈依的精髓。

仪式会有帮助

皈依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生起这种心态，生起完全的臣服、全然的接受，并且也通过仪式来获得，例如偈颂、皈依典礼，这些有助强化皈依。不仅如此，根据弥勒所言，甚至菩提心也是如此。菩提心、觉悟的心是真正愿求令一切有情众生证悟。只要有这种发心，你就有菩提心。不过，你也可以进行受菩萨戒的仪式，仪式能起到帮助——对狭隘有限的人类心识来说，仪式帮助我们觉得这变成一件大事，这就是我们举行仪式的原因。

皈依要结合空性见地

最后总结一下，再次强调，皈依要结合正确的见地，即空性——不仅是人无我的空性，还有一切法皆无我的空性。一切皆幻，一切都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带着这样的见地摄持皈依，动机是“为了令一切有情证悟”，因此我应该臣服于事实，即此见地。而且外表上我应该臣服于此教法的传授者，以及教法本身，还有追随这个教法的团体和系统，即僧伽。这



SIDDHARTHA'S INTENT

样的皈依主要是由对有情的悲心所激励。基本上，大乘的皈依已经是大乘的菩提心，所以已经包含皈依与菩提心。

佛教中有时候会说“内外道以皈依别”，意思是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区别在于是否接受了皈依。乍然读到这句话时，会觉得与转变信仰有关——对那些想要转变信仰的人，即那些想要变成佛教徒的人，对他们说你皈依佛、法、僧。那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但是更深的层面是，如果你已经理解、已经接受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一切情绪皆苦、一切事物皆无本俱存在的自性、涅槃超越极端，这即是皈依法，这立刻将你和非佛教徒区分开来。如前所讲，就根本而言，佛教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弥曼差派、数论派、耆那教，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个见地。

以此，我们已经相当粗略地概述和讨论了《大乘庄严经论》的第三品。后面还有很多品要讲，希望我们有足够的福德于未来再次相聚研读这部大论。

不知道这部论是否有英译，但是我想应该有汉译的《大乘庄严经论》，对此也有些论释，愿意的人请阅读那些。

我很高兴能有此机会同大家一起研读这部教文，因为大乘佛教非常重要，尤其在中国社会中，大乘佛教是如此强大且重要的传统，我极其珍视这一点。中国人已经接纳佛法两千多年，这很神奇，几千年来中国人并未真正引入印度教或瑜伽——也许时不时有一点点——也没有真正引进印度音乐，但中国人已经有佛教两千多年，普及百姓、皇帝、学者和商贾。从许多不同角度来说，佛法能存续至今，真的可说是归功于华人的护持。在中国，大乘佛教已经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大乘佛教实在很重要，大乘佛教如同心脏、躯干，如同头、眼。



SIDDHARTHA'S INTENT

事实上，所谓的密续佛教其实是大乘佛教，然而更是一门或更特殊的方法或技巧，密续实际上是大乘的一种技巧。中国的大乘佛教不应仅仅停留在建大寺庙、做很多慈善活动、时不时做些祈祷、打打禅坐、吃素等事情上，这些都很好，值得钦佩，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大乘佛教远远不只是这些。实际上，99%的大乘在于大乘的见地、大乘的修、大乘的技巧和教法，希望这些能够存续下去。

今年的《大乘庄严经论》就讲到这里。

